

歴史綱鑑

三十二之



伊
744
7



伊 744 卷 7



新鑄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二

孝獻皇帝

諱協靈帝中子也董卓賜皇太后而立之在位二十一年

播國屯終我四白亦作虞賓

綱庚午初平元年正月卓弒弘農王○關東州郡起兵討

主○自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曹鼐縣名今改為酸棗縣名今改為

袁術屯魯陽縣名今改為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

曰君殆不世出殆天之所啟乎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

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

自西州少與將帥閑習軍事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

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大羊

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

鼓烈風以掃枯葉

揚公言得無可思

梁衍獻策

皇甫高舍

格天之大

劫汗軍

王允內謀

王允有大臣之度

孟子救一時之禍

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揚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

卓素怨皇甫高徵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長史梁衍諛高曰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高不從而就徵

發明皇甫高身為上將于握強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鳴張不能倡大天之大業而就匹夫之小節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者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劫遷天子車駕入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其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尹起莘曰董卓遷都長安綱目書燒宮廟發諸帝陵而不及民者何哉蓋孟子言民為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糜爛之禍若夫春

正名分為萬世法 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為萬世法必以君宗廟為重而民次之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

孫堅舉兵 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孫堅舉兵行酒談笑整部曲

一戰而天下定

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

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

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仰待也鼻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易與也譬如嬰兒在股掌之

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舉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

本初袁紹字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

馥為奮威將軍後馥依張邈竟自殺辛評等說馥讓紹直書逐何誅意也紹於是不得為義舉矣

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山中

靖王名勝漢景帝第八子也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少孤貧與母以敗績為業有大志

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見瓚瓚以為平

原相備後為昭○備少與河東今河內中府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為羽

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

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備之建雲為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

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胡致堂曰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即而不失其正此非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友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失

之修

二人卓然

有立

朱儁徵在

討卓

管寧和原

王烈適遼

乘

揮鋤不顧

寧歌優劣

語經曲不

及世事

還山專道

詩善

和原清議

格物

潛龍以不

待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厭味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羽能二

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人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與

劉表時為荊州刺史袁術使孫堅擊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初卓入關留儁守霍陽而儁潛

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

三千助之發明朱儁討卓未幾反為所敗畧無尺寸之功然綱目若有深

鑑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賢者多歸之北海名管寧和原王烈皆

往依焉初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

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初原與寧俱以操尚稱度

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世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

見度語唯經史不及世事還山專道詩善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

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謂標品之也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

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格物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

漢書卷之...

見成德

追愚按寧之養晦徐貞上安其賢下化其德固不可尚已原之剛直而尚口招充不免如管寧之所議但即其有守亦其次也若欲之黨惡悖逆獲罪名教斯為下矣

問管寧却原筆故人品何如

丁南湖曰

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情於一擲二子之出處其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遠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充之也故事曹操之伏后后閉戶匿壁中欲破戶發壁而入以致父子並位三公此即捉金之念溺之也然則二子窮貧雖相為友而晚節末略則薰蕕判別矣○薰香草猶惡草

名聞在原寧之右

王烈哭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王得

不使王彦方知

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知而使人誅之遺布一

與布勸為善

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

聳牛守劍

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潛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

還尋得劍

還尋得劍恠之以事告烈烈使推策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

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慶欲以為

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曹或王佐才

細壬申三年正月卓遣校尉李催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

荀彧子

穎川○曰荀淑有孫曰或者有才名何顛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

房

下亂或恐穎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

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丁南湖曰觀人者先聽其言聽其言則知其志矣言而合則從言而不

卓

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端孫端

王允誅董卓

密謀誅卓使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呂布督力過人卓信愛之

卓

手戰擲布布避得免允結布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

卓

肉擲戰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卓入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

卓

墜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應毅持戟刺卓趣斬之即出懷中詔

卓

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暴卓尸於市卓素肥

百姓歌舜

伯喈曠世

一代大典

善人國之

紀制作之

功不伐

孫瑞有保

身之智

王允正佐

才

百姓歌舞於道乃詔允錄尚書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
朝政卓之死也蔡邕聞而驚嘆允叱邕收付廷尉邕諫曰身雖不忠願黥
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曰彈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
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史記譏諷武帝
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譏曰彈退而
告人曰王公其無後子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成紀廢典其能久
乎邕遂死獄中卓部將李催郭汜等遣使求赦不得乃舉兵入長安屯南
宮掖門收允與琬殺之布走出關孫端不專討卓之勞歸功不伐故得免
於難

司馬公曰

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
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
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

王允有功

又曰

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於柯亭
絕識美音於焦尾
殺心於聽琴
經於成均
疏七事
著十志
廬墓而馴菟擾連理
譏三互
不分財產則鄉黨高其義指斥宦官至於亡命於江海遁跡吳會而不
辭曹節欲害
奈何董卓一辟劫之以威
卓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
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遂偃

蹇者不即翻然而應命信宿三遷三日之間卒之座上之歎獄中之死

弗獲免焉邕之懷恩附逆罪難追矣而允之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袁了凡曰續蔡中郎集云蔡中郎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也將擬卓於申伯山南亦猶新大夫楊雄擬奔伊周與傷哉夫屬其爰則懷

畏其威則諂也幸卓也死假登壇受終安知無懷中之詔乎

青州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時為東郡太守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

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兖州刺史綱目書操入據之自稱刺史進擊黃

巾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

分崩乘輿播湯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儲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

張楊河內太守假塗西至長安董昭乃為操作書與催汜等致殷勤催汜議留

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欸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

徵朱儁為太僕○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催奉迎天子會奉催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

而就徵復為太僕儁前倡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催汜劫制朝廷甚美顧乃復首就召何耶是時朝命出於催汜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是果誰之咎與

癸酉四年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邳操父嵩避難琅琊被陶謙別將掩襲於華費間殺之故操擊謙初京師遭董卓之亂

公孫瓚攻劉虞殺之蓋有幽州之地虞恐瓚為亂率兵討之衆潰被執

甲戌興平元年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曹操據兖州

曹操遣使上書

霸王之業可成

徵朱儁為太僕

未儁忠智俱失

城邑無復行人

公孫瓚攻殺劉虞

孫贊不克見殺建安四年贊為袁紹所滅

助使者斬之故綱目書曰大司馬劉虞討公

孫贊不克見殺建安四年贊為袁紹所滅

助使者斬之故綱目書曰大司馬劉虞討公

孫贊不克見殺建安四年贊為袁紹所滅

助使者斬之故綱目書曰大司馬劉虞討公

孫贊不克見殺建安四年贊為袁紹所滅

助使者斬之故綱目書曰大司馬劉虞討公

孫贊不克見殺建安四年贊為袁紹所滅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遣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
操遣攻之○目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三城鄆城范東阿不動程煜過范漢縣
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曹使君智略
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
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程煜說斬允為天下恕人子之情
徐眾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
是允為

綱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綱陶謙卒劉備領徐州○目初謙疾篤
謂別駕東海糜竺糜武悲反竺音竹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糜竺率州人迎
備備未敢當推袁術融謂備曰袁公路字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
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謂今日之事百姓視能者與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
領徐州書法備領徐州非有詔命也為不稱自據綱目於備多恕辭正也

策瑜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舒漢縣名今舒城縣周
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嚴問自舒來造焉使推結分好謂雅結交分愛好也
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縣名今屬直隸揚州府結納豪傑有復讐
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為懷義校尉漢帝置懷義校尉一人秩比六百石
綱之矣二年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綱曹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
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
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
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
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
定操乃止○李催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催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
月楊奉董承等將兵送秉輿東歸秉輿居棘籬中後曹操誅李催三族郭汜為其將所殺

荀或勸曹操取兗州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高光終濟大業
河濟天下之要地
河濟亦將軍關中河內
內

朱治勸孫策歸取江

孫策威震江東

待昭以師友之禮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曰初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吳景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發兵布令威震江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濶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士眾曰盛而紀綱猶有不振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範出即釋禱着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咸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義校尉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

功名獨不在我

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嘗笑曰吾嘗與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張昭嘗笑曰吾嘗與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子源天下

綱雅丘清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曰超在雍丘曹操

義士

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

子源終不肯本

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天下義士終不肯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

陳琳以書喻洪

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

臧洪投命君親

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

臧洪矚目

尊王室豈期郡將遽危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忍悲揮戈

數紹

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猶今言孔璋陳琳足下傲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

臧洪矚目

親子謂余身死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增兵急攻城陷執洪謂曰

臧洪矚目

今日服未洪據地矚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

仁義是病

一日殺二烈士

臧洪守志不屈

臧洪懷哭秦之師

不忘故主之義

忠臣義士之勸

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陳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傳空復爾為答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後漢書曰

許美以相向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稜洪徒指外敵之衝以紆倒懸之會忿伯王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則未聞也○伍員父兄為楚平王所殺員奔吳伐楚入郢鞭平王屍中包有如秦乞師日夜哭不絕不飲食七日秦伯為之賦無衣包胥以秦師敗吳吳乃歸昭王復國○愚按洪之激烈戀戀故主之思其忠憤亦足非矣竟阻於勢而不獲逞詎可槩以存刑之績譽之哉

綱劉虞故吏解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

發明 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以見輔等不忘故主之義皆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

揚韓奉駕

王雒陽

荀或勸曹

操迎駕

義士有存本之思

闢大順大

如累大德何

董承潛召

曹操

鑑丙子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曰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布自稱徐州牧綱七月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鑑時楊奉韓暹奉車駕至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荆楚木也棘小棗叢生者依墻壁間曹操在許今許謀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荀或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帝為義帝縞素縞緇之精白者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謂天子出奔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輿旋軫軫車後橫木也旋軫言回軫東京榛蕪榛助疎荒穢也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目操遣曹洪西迎天子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奉值董承患遲於功肆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綱蓋有 漢史卷一百一十二

曹操遷帝

不許

此孤本志

董昭語廣

操與或昭

厚薄之分

曹操非真

有城扶帝

室之心

漢帝亦豈

生之君

盧翻謀孫

策出獄

白龍困於

豫且

發明

操因董承潛召擁兵向闕脅制朝廷天子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

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

有非常之功願將軍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

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胡致堂曰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己未有迎挾之謀也或為謀臣操既至

厚薄之分歟

尹遂昌曰

自董卓肇亂天子奔走未聞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

帝室之心也夫洛陽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脩復經理今乃棄其故

居移駕至許何哉故綱目書曹操遷帝于許則其詞意而有專意兄謂

之遷帝則所遷者止于帝之一身而宗廟社稷皆棄不顧則漢帝至是

亦寄生之君耳

孫策取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降策自為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

曹得以交友之禮策好獵輕出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姓名也且七

余反按李太

白詩白龍改魚服偶被豫且

頭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上帝

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

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萬乘而從布衣飲臣恐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綱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綱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

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頰乃以紹為太尉紹耻班在操下辭不

請以大將

軍謀紹

公達非常

人

使孤成大

業者必此

人

直吾王

以孔融為

將作大匠

孔融善事

本二子歸操漢

綱以孔融為將作大匠

綱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

成功所任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

純儒齊魯間宗之執子弟禮

綱初操求策

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

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嘉初見袁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

綱以孔融為

將作大匠

孔融善事

綱北海太守

孔融志在靖難

綱以孔融為

將作大匠

孔融善事

綱北海太守

孔融志在靖難

鄭玄
鄭公鄉
此民望之
不可失

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乃轉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

東漢諸建
置屯田
募民屯田
許下

起祗成峻

郭嘉諫操
殺劉備

監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之糧穀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餓則寇略飽則棄餘袁術在江淮取給浦鹽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併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愚按祗峻建許下之屯不過為曹備篡奪
目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豪傑猶懼其未也今

紹以劉備
為豫州牧

袁煥顏色
不變

昭烈有存
漢之心

劉表緩於
勤王

高祖智勝
項羽
曹操十勝

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王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害以沮四方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詔以備為豫州牧遣東屯沛縣名屬直隸徐州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煥茂才至是為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煥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煥他日之事到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乃上
發明綱言歸許則見其歸天子也綱言詔則出於朝廷而非操所能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自有子昭烈之意故其書法如此
綱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發明時權臣擅命宗國傾危表兵強地廣不能乘時奮發掃除亂畧而所為乃爾書非美之正以譏其緩於勤王不知時務云耳
目丁丑三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

曹操用人

惟才
問荀或郭
嘉論紹有
十敗操有
十勝其詳
可得聞欽

荀或薦鍾
屬以西事
可無憂

在德不在
強
用德同天
下之欲
金尚能不
為術所活

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
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
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
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
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紹雖強無能為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
堪之操慮紹侵擾關中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乃
表繇持節督關中

綱袁術稱帝於壽春術以讒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以其字公

也言當代殺故兖州刺史金尚尚欲以尚為太尉**目**術謂張承曰孤以

地廣民衆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

下之欲雖由匹夫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也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

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發明袁術潛逆金尚能為所汙故

丁南湖曰信符讖者雖賢如光武亦玷盛德况其他承袁術初為南陽

位既乃淫侈滋甚尋取敗於此既足為符讖之戒亦為袁安後裔可惜也

援戰所凡

綱始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戰所凡曰卿父勸吾協同

曹操絕婚公踞袁術字也術遣使告呂布求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

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

虎當飽其肉不飽則食人曹公曰不如響言譬如養鷹鷹則為用飽則颺

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目袁術遣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

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合兵並到勳營勳等敗走殺傷殆盡

綱秋九月曹操擊袁術破走之**目**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眾歸操操曰

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目楊彪與紹為婚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

楊公四世
清德

揚震畏

此五暴會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了九綱監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揚公海內

秉三不惑揚賜議論海內所瞻可以表氏歸罪楊公子操曰此國家之意

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滿寵按虎獄乃曰楊虎

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曰必大失民望操即赦之

綱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初布復與袁

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荀攸勸操自擊布操

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

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

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

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頷之宮請死操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

操因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乃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

陳宮有智而遲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君子勇貴以義

綱老泉曰

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無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

天下固可

綱以劉備為左將軍

備從操還許操表以

侯○目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因加表封以紘為侍御史周瑜

魯肅知袁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太史慈於南里禽之解縛

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

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列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

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會劉繇卒楊州士眾未有所附策命

慈往撫安之并觀華子魚

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

瑜肅渡江從策寧識神亭時

知已勿憂不如意

華子魚牧御方規何

捨我當復

了九岡監甫

漢狀帝七卷

十四

從誰
子魚良德

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併之志

綱已卯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瓚自焚死

綱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遣使歸

綱帝號於袁譚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史稱操厚遇備以為豫州牧

綱軍備日止書以史稱操遣備邀袁術目則書詔所以殊備於操也殊備

綱於操者全備也故曰綱目於劉備多怨辭

綱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祖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

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

精練全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紹納郭圖言令圖等攻

許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開封府東牟縣

綱賈詡音勸張繡降曹操張繡以為袁強曹弱又先與操有仇詡曰曹公

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曹公眾弱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

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十一月繡率眾降操

謂其從操有三

還許分兵守官渡

廟勝之策不在強弱

義者無敵

鹽國之大寶

強本弱敵之利

劉表遣韓嵩詣許

此方全之策

鹽守節

綱曹操使衛覬鎮撫關中覬書與荀彧曰關中流民歸者無以自禁將

各競招為部曲兵家遂彊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

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隸

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

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綱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許○**綱**時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許之竟不

至亦不援操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

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

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

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君臣名定以死守之

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高一

職不獲辭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恩無為負嵩

當不負將
軍之職
使人之職

高知君
臣之義
華子魚自
有名字

中州常懷
瞻仰

華歆譚光
之譚
孫討逆用
兵如神
華歆為中
迎策

表強之至許詔拜嵩為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

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不負

將軍且陳前言表乃囚之發明網目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君之心

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韓嵩特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人之職知君

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于表也

孫策襲廬江太守劉勳取之因徇豫章謂盧翻曰華子魚華歆自有名

字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且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郗郡

故王府君齊名謂前會稽太守王朗也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

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郗郡歆曰大不如也翻

曰明府言不如會稽謙光之譚與談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

智略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歆乃夜

作檄明日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萬中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

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邁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撓心交臂位尊節

魏功曹在
公盡規

劉備起兵
討曹操
英雄惟使
君與操

方食失七
箸

曹公自來
未可知

董承親受
密詔

謂撓心於邪儒之說
交臂於陵肆之徒

曰功曹魏騰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旦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

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

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按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綱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

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備方食失七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

也遂與承及和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

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即漢沛縣郡縣多叛操屬備備眾數萬人

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

曹公自來未可知耳書法討賊義重綱目重以予人也

尹氏曰自曹操劫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

范史立義類精

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所載重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昭烈稱漢中王之下錄其與董承等同謀誅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民不可得而曲說者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其曰起兵徐州計曹操者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其垂世教也大矣

劉備人傑

袁了凡曰劉備首事雖顛時困頓中名字已在天下矣曹操何等英雄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誠敬而服之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袁術何人語人曰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呼不開有劉備斯所以為袁術耶

田豐擊地

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

秉燭待旦

三約與皇叔皆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養上下人等不得到門二也知吾王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如其不允吾必不降以明已志操從之封羽為漢壽亭侯時備妻甘糜二夫人亦為操所獲操欲亂其臣主之義使羽與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燭立待至天明備拜青

書法

董承與備同謀誅操事泄被殺則為不書故書殺書故是以誅賊與承矣其不以討賊與承何操之入承為之也

關羽刺顏良

延於曰馬屬直隸大名府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祖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紹軍至延津南操輜重餌敵率將縱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良將兩戰擒之紹軍奪氣

祖受臨濟

雲長之主手使羽殺良而紹殺備是假手於袁以成其主也余以為不然方雲長之依曹也倦倦於三約之從其與玄德不啻弟昆骨肉以操之梟

黃大

雄豈不逆料此乎豈不能制其手足而俾其罔聞知乎雲長何由知玄德之在袁而紹之將即劉之將邪故其斬良也將以報曹也其報曹也將以歸劉也尚論者曷亦度其勢而諒其心哉

關羽報效曹公
羽奔劉備
於袁軍
彼各為其

也。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討

丁南湖曰

操之擒羽也禮之雖厚亦不過拜為偏將軍耳豈若劉璋之乃羽之素志而昭烈之取劉璋也何羽之無一言諫救耶豈羽之忠厚

李光縉曰

主存則歸此侯心也主亡則輔非侯心也侯第為權宜之言之報曹非報曹也報其為漢而生已也侯豈不知曹之生已非欲為漢

但當是時先主東奔西馳未有所定其所與共興復者惟侯也侯則先主之勢孤而漢事去矣侯故以為有德於漢而欲報之也人謂侯報曹為厚曹吾以為薄曹惟其薄之故但報之投挑而報李非報之厚者厚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矣侯之事先主是也雖然後猶有華容之釋何此釋曹也非報曹也吳強而漢弱吳非無事之國曹亡則所圍將在劉矣侯之言曰丞相之恩涌有所報涌者溢之謂也一報之而已溢奚再報乎侯之心昭然如日矣

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

而射之中頰創甚呼弟權代領其眾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

間與天下爭衡並高曰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

我不如卿策卒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袁了凡曰

孫策將終謂張昭曰若仲謀不能任事卿自取之漢先主臨乎曰劉禪闇弱知子莫如父昭烈君臣誼均父子志誅漢賊彼猶此也

自陽安

郡都尉李通急斂戶調綿緜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

一方安危之機

百姓困窮隣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緝何以勸善或即曰操悉以綿緝還民郡內遂安

是天下之大機

用奇之時不可失

袁紹軍陽武曹操分營堅壁以眾少糧盡欲還許或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彼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操乃堅壁持之以輕兵襲破其屯在故市盡燔其糧穀鳥巢八百騎渡江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度量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慢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袁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患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逢紀復譖曰豐聞敗拊手大笑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袁紹殺田豐

田豐曰曹操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

曹袁所以取亡

綱以孫權為討虜將軍○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孽好不如因而厚之操節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辛巳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縣名今屬河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縣名今屬河南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前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被股骨也後注曰解今不復騎髀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王平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疾病夏五月薨紹有二子譚熙尚眾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有將軍屯黎陽欲攻尚

曹袁所以取亡

綱以孫權為討虜將軍○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孽好不如因而厚之操節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辛巳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縣名今屬河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縣名今屬河南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前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被股骨也後注曰解今不復騎髀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王平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疾病夏五月薨紹有二子譚熙尚眾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有將軍屯黎陽欲攻尚

曹袁所以取亡

綱以孫權為討虜將軍○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孽好不如因而厚之操節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辛巳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縣名今屬河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縣名今屬河南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前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被股骨也後注曰解今不復騎髀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王平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疾病夏五月薨紹有二子譚熙尚眾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有將軍屯黎陽欲攻尚

兄弟左右

曹操毒孫

權任子

豈與南回

種孤同

孫策

孫策

孫策

孫策

駕王脩諫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
 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
 綱：曹操責孫權任子猶言質子也。○時操下書責權任子為質，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豈與南回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孫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孫策曰：吾遂昌曰曹操劫遷天子，劫喪王室，篡勢已成，乃欲越江漢而責人難及，知當人不肯與事而同意，是皆以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者也。書法若此，所以戒後人當先自治其本而已。
 癸未八年，袁譚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文與尚書曰：青州指袁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居當兗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

韓盧東郭

天丁之難

未息

操領冀州

放

足下意以

為何如

是韓盧東郭按戰國策：韓國有良犬名曰韓盧，魯國有狡兔名曰郭雋，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群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乃許譚平也。
 綱：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攸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據河，非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綱：乙酉十年，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初，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故出奔。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珣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

九國監甫

漢獻帝十一卷

二十九

舉大事當
立大義
卒珩志以
年操擊烏桓
袁熙袁尚
奔遼東公孫
康斬之

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三十

丁南湖曰

蓋安盡忠帝廷平反楚獄仁心足以裕後故子孫累葉宰輔
土紹乃剛狠而不和懷過而好勝
嫡子輕而庶子重奚而不滅乎

綱十月以荀悅為侍中○時政歸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

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

私壞法放越軌者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

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兼其威明賞罰以統

其法是謂五政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

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

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

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

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賞安行則善

不勸矣罰安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

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

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按後漢書帝以班固漢書文

繁難省乃令悅依左大傳禮

綱丙戌十一年正月以仲長統為尚書郎統乃荀○曰統嘗著論曰昌言

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爭戰者

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銜馬口

行馬者繼系也以繫馬者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已絕士民之志已定彼見天下莫敢

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官淫上下

同惡遂至熬天下之膏脂斲生民之骨髓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

之哺孔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

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綱丁亥十二年曹操北伐烏桓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

垂拱揖讓
而海內平

以仲長統
為尚書郎

仲長統昌
言

天道常然
之大數
劉備說表
襲許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事會豈有終極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

中

孔明自此

管樂

識時務者

在俊傑

孔明卧龍

此人不可

屈致

劉備三顧

孔明

荆州用武

之國

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靈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

今襄陽是

乃南陽南郡之

地家

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惟穎川徐庶與

在俊傑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

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

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

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

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

同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

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

南

與漢合

乃入江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

今蘇

西通巴蜀

二郡

此用武之國而其王不

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

財物所聚曰

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

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

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

元名統德為鳳雛德操也為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

書法

備之業定於隆中終

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胡致堂曰

三國人才之盛

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出

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

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

劉備敏於

子房何如

有吳規諸臣無能與對

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大所以資

將軍

益州天府

之地

財物所聚

曰

帝室之胃

信義著於

四海若跨

有荆益保

其巖阻撫

和戎越結

好孫權內

脩政治外

觀時變則

霸業可成

漢室可興

矣備曰善

於是與亮

情好日密

關羽張飛

不悅備解

之曰孤之

有孔明猶

魚之有水

也羽飛乃

止

徽清雅

有知人之

鑑同郡龐

德公素有

重名徽兄

事之德公

常謂孔明

為卧龍士

元名統德

為鳳雛德

操也

為水鑑故

德操與備

語而稱之

書法

備之業定

於隆中終

綱目書見

賢一而已

胡致堂曰

三國人才

之盛

後世鮮及

然諸葛孔

明則高邁

獨出眉出

伊傅而以

管樂自許

謙志也或

曰方諸子

房何如曰

是殆難以

優劣論

也然志士

尚友願希

孔明而未

必為子房

此可為智

者道耳君

子有言

劉備敏於

子房何如

有吳規諸

臣無能與

對

備敏於操

殆謂是耶

劉備敏於

子房何如

有吳規諸

臣無能與

對

備敏於操

殆謂是耶

劉備敏於

子房何如

有吳規諸

臣無能與

對

備敏於操

殆謂是耶

劉備敏於

子房何如

曹操 天下第一 無能對 孤豚長吟 功名事業 彪炳顯著 孔明不肯 苟仕 孔明大 又於天下 羽扶正統 之志如日 星 與聘幸訪 渭一轍 曹操自為 丞相

評遂昌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起則功名事業處炳顯者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不可直人也故不苛合以求售謂託身不可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則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歡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與衰繼絕嗣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豈區區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哉

袁了凡曰諺云孔懷慶霄不繼秦龍之蟄鳳鳴蓬林不屈伶倫之籠天可謂人至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敢於孫權亮不說人問其故曰孫將軍亮正亮不樂為權蓋耳方龍對南陽時趙雲以權之難容豈其不能盡餘威據江東蓋盜而竊者而足枉孔明乎曹操亦遣人招之亮視仲謀席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辱於汚朝也蓋庶幾知孔明心矣而不殺何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之名故殺備而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若殺孔明而口寔於天下士操所不敢也及碎司馬懿不就則使人刺之劫之矣操知孔明不得而用又不得而殺懿則可以富貴動威武屈也又自度能用懿而不能孔明故能容孔明之辭微而不能容懿之索價也

綱戊子十三年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 操以崔琰為西曹掾

毛玠為西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琰玠並與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更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公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發明操自欲尊異不肯復使人得與

袁了凡曰懿之不樂為操用其薄操耶及躬秉魏政復蹈操逆轍萬世懿有恨顧相故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子玉曰懿非人臣也必豫汝家事不素善懿每全護之夫以操之猜也中夜聞逆才欲藉以僥其成功抑亦謂丕之足以制也豈知二方未靖而不先懿之智不得而與也

綱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御史大夫却慮承操旨冀融在北海欲規不軌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操遂收融并其妻子殺之後漢書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

頭回復生

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仲立朝有行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舉而許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故

琨王秋霜比質孔融名重海內

周靜軒曰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其去其所憚之人孔融志大才高名重海

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此人中龍

蘇東坡曰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

瑯琊諸葛亮謀自安之術非接去梯重耳居外而安

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

取荆州

璋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不為也將其眾

濟大事必以人為本

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

玄德終濟大業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頭冲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

徐庶辭備詣操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

張飛如水斷橋

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

有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曹操進軍江陵收用韓高和洽等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大短小放蕩操以定荆州走到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曰昔齊桓一吞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劉備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隣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請往說劉備使撫表眾共治曹操會

備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坂謂備曰孫討虜虜將軍敬賢禮士兵精糧

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

樊口在江夏鄂縣

丁南胡曰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之初見肅與劉備之初勸備取荆益結孫權其為謀亦一也既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業曷

喪而不獲享權之報也噫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強弩不能穿魯縞

劉豫州英才蓋世非豫州莫能當此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劉孫合兵拒曹英雄無用武之地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尤為輕細故謂之魯縞

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

軍必矣操軍敗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

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

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操得荆州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之且眾寡不敵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知其意問之

肅密言於權曰向察眾議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在番陽肅

勸權召瑜遣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

足用當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善之今北

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

又今盛寒馬無草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

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勢

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軍必矣操軍敗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

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

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操得荆州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之且眾寡不敵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知其意問之

肅密言於權曰向察眾議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在番陽肅

勸權召瑜遣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

足用當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善之今北

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

又今盛寒馬無草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

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勢

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

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

等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字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替孤也遂以瑜

督三萬人與備併力迎操以魯肅贊助方略劉備在樊口望瑜船往見問

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兵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

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赤壁赤壁山名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烏林與赤壁相對時操軍眾

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

戰船也上丁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家衝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

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着前着音逐中江舉帆

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若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

等率輕騎繼進北軍大潰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

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遂引兵北還

天以二人替孤

此自足用

黃蓋計燒操船

孫劉大破操軍於赤壁

赤壁成功

若是一捷

觀葉桑之

說可見

草廡所以

識時務亦

魏武長於

料事

劉備有蓋

世之才

孫權勇而

有謀

問魏武長

於料事而

不長於料

人何如

赤壁之戰

為張本

固孫劉亦

璧之戰何

孫劉不知

荆州為誰

漁天下

一荆州而

繫三雄

荆州當吳

孫劉之衝

發明

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蕭等與備迎擊破

胡致堂

東已歷三世而孔明又值蕩折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

蘇東坡

魏武長於料事而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不察

李舜臣

當漢之季曹操移漢鼎荆州之役長驅數十萬眾而下江

丁南湖

周瑜黃蓋之戰赤壁也利於發火而火之發也利於東南風

袁了凡

曹操赤壁之挫不勝敗則矣後使阮瑤作書與孫權至言赤

十二月

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劉琦

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軟

孫權表劉備領荆州

皆降之四郡俱屬

己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荆州時劉琦卒故周瑜分

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慄慄

曹操密遣將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出迎之立

謂幹曰子翼將幹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

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

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蘇秦張儀皆遊說士自

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思

周瑜雅量高致蘇子瞻有言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怒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綱東黃十五年春操下令求才○曰初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

貴如中序為可繼

朝廷之議更有者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裘叔壞者謂之

廉潔當時士大夫故汗奪其衣藏其輿服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今崇一禁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

之乃下令求才

綱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書讓訊○下令曰孤始於本直隸東築精舍

欲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遂欲為國家討賊

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後領兗州破黃巾

沮袁術推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或見孤強盛

恐安相村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耿耿小明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故為諸君陳道

此言皆肝腦之要也心脾之間曰肝然封兼四縣何德堪之今讓還三縣

還陽拓若三孫戶二萬戶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

綱胡致堂曰曹公此令有是非時益擾攘功名顯著旁無軋已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

曹公此令有是非

此言皆肝腦之要

劉倫求賢
荆州
蛟龍得雲
智謀士所
見者同
孔明意亦
慮此
奇寓有似
養虎
周倫庶釋
蕭白代
不苛
公瑾王佐
之資

也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生殺封拜皆由已出其利
大矣乃上還三縣二萬戶謂可損專兵之謗戒不遜之責一何愚美衆
聽之甚哉齊晉霸王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有竊禮樂擅征伐之罪
以春秋之法律探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
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英雄之姿身水蟲似蛇而
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如熊虎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較無能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
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蓋周瑜遠江陵道病與權歿曰方今曹操在北
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
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地名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
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

丁南湖曰東坡赤壁賦特稱孟德困於周郎孟德蓋世英雄氣吞宇宙
年則孫曹之雌雄未可以必也然曹有孫而孫不幸故瑜年三十六遂卒
焉嘗考瑜與孫策分配二喬國色而策乃先卒矣瑜又精於音樂每以

三禽之後較平歌曲則其
天也殆聲色之所致耶

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音勞美不覺有醉

鑑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

鑑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鑑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塗道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

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涉獵謂泛覽流觀譬如見往事耳

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

陽今德化縣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阿蒙語蒙曰士別三

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變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別

胡致堂曰三國之主權為下全吳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進
而已後世論學者從事於章句玩於薛藻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鑑初備以統守來陽令來陽縣名今屬衡州在縣不

讀事莫有
所益
孫權勸呂
蒙就學
非復吳下
阿蒙
別三日刮
目相待
大哉孝之
為益
劉備以統
統為治中

劉備以統
統為治中

今屬衡州

從事
士元非百
里才
當展足

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龍士元非百里才也便處治中別駕之任漢制治中從刺

言譚同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丁南湖曰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焉昭烈意於用賢故魯肅雖敵國之

以敵國為嫌是美在魯肅也孔明薦引後進而同升諸公是美在孔明也

按統為德公之從子為孔明司馬統之姻朋性好獎進士類蓋南州之冠

冠冕而荀彧之比配云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書法丞相副於此未有也

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潼關在華陰縣操留子丕守鄠鄠今臨潼縣

自將擊超大破之遂超奔涼州初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

手欢笑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

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操

乃與超日會操追至安定郡名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

戰大破之

河東擊無竦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河也操曰吾若入河東賊必引

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之漭虛

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

以示弱度渭為壘虜卒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

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

變化固非一道也

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為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魯即五

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曹操遣繇討張魯璋懼松因說

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

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

牙雷不及掩耳
兵之變化
非一道

張松勸璋
結劉備

了九經金不

曹公雖來
無能為也
法正說劉
備取益州
取益州大
業可成
逆取順守
古人所貴

亮類拊心
與嘆
坐山放虎
自衛
厚樹恩德
收衆心

將軍為天
下之鎮

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迎備去。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
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
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及事，乃
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之所貴。若事
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
亮、關羽等守荊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
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即今綿州。璋往會之，增備
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綱：壬辰十七年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曹操之
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
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
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優懷

軍重有罪
无請

程昱善如
人父子之
間

修德政以
比隆盛世

明君求賢
如飢渴

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喏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啟開議者。曹曰：軍
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曹信之手，故
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丕曰：善。即往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
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綱：孫權徙治建業。○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以為治所。劉備亦勸
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今直隸應天府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秣陵今應天
二縣是其地也。昔楚威王因此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名曰金陵。秦始皇
綱：七月，權長史張紘卒。○同時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靜菴。曰：自古有
國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贊佐也。
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
反。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
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

明君以未

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重昭功加

綱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待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鑑初董

九錫

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

君子愛人

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以德

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操

荀彧死淡

軍向濡須濡須水名今在或以疾留書春飲藥而死謀好推賢進士故時

室

惜之

彧之殺身

無可取

司馬公之

語棄不錄

身成仁之

易龜山曰曹操挾主威以利天下已久雖庸人知之而或問則曰

荀文若道

亂臣之名難矣而節操猶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仁求免

美

東坡謂荀文若荀彧字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似伯夷

夷吾不知其說也

劉秘之末

宋景文最

未景文最

宋景文最

得情狀之

實

荀彧功不

在管仲之

後

曹操五霸

罪人

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荀彧仁居

管仲之先

管仲之先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其言曰九比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文則史春秋

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而不信史則

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其言曰九比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策其言曰九比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策其言曰九比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策其言曰九比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策其言曰九比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策其言曰九比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策其言曰九比

策其言曰九比魏武於高楚楚者誠是也溫公乃以為漢執言于篡取之

既統陳取成都三計

二子喜來見

綱目不得為南隱

昭烈經權誤矣

袁了凡曰蘇文忠嘗稱荀文若才似子房道似伯夷夫擬人者必於其才似子房或度後焉然子房之才伯夷且不欲殷之為周况漢魏之際乎滅秦功成而無迹迄免於患或祖父皆仕漢叔爽台司身為列侯平生心術事業乃無一不在魏有才而不善用之夫小有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綱十二月劉備據涪城縣名○時備在葭明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疆兵

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白帝城名在夔州府連引荊州徐遠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進據涪城

書法袁術書據南陽曹操書據交州皆罪之也備其書據何傳

朱熹曰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孔氏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不得已而出於竊盜之計善用權者正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方正學曰司馬遷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情統早死故以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

癸巳十一年正月曹操進軍涪涪在巢縣號步騎四十萬孫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楫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孫權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景升劉表字操撤軍還

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目則又甚於莽矣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

曹操郎中令袁渙得賞賜之物皆散之家無所儲時人皆服其清自操欲復肉刑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

時人皆服其清操欲復肉刑名輕而實重

生子當如孫仲謀

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皆非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驚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盜者則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竟不行。

綱甲午十九年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

目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

嚴顏飛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

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為皆縣飛

定巴西德陽皆縣龐統中流矢卒馬超知張魯不足為計亦來請降備進

圍成都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

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于

公安縣名屬荊州府盡歸其財物備自領益州牧

賴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

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取之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

幸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劉表之喪昭烈

孔明之所
以失
劉備自領
益州牧
孔明之
張飛兼
將軍
我州無
降將軍
飛壯而
釋之引
為賓客
分遣雲
從外水
定江陽
捷為皆
縣飛

忠義激天
下之心

昭烈以信
文聞天下

問劉備取
劉璋先儒
蘇氏葉氏
之說果孰
當歟

取璋正所
以為義

孔明必求
有成

孔明為此
便有班駁

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昭烈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效
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
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
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上之忠義行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
既已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
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華平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遇
之取劉璋正為義也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為名劉
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之亂然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劍閣遣米
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自規便利圖竊神器此蓋漢之奸賊二袁董
卓輩爾及璋以孽息聞弱復盜王土昭烈上方仗義兵攘辟盜以復漢室
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與耶故昭烈之舉上以據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
之奸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

丁南湖曰肺腑可與交通是為泰山之倚故璋者正所以為義也
贈之盡其力以迎之盡其情以歡之是璋能厚備而取之夫豈仁人君
夫何締交之後不數月間乃即反兵而圍之過降而取之夫豈仁人君
子之用心乎故程子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矣此不
可為也又曰只是為利君子則不然也朱子曰孔明取劉璋只為事欲
苟成功欲苟就孔明只為利君子則不然也朱子曰孔明取劉璋只為事欲
之所以失也又曰孔明只為利君子則不然也朱子曰孔明取劉璋只為事欲

也近代葉趙二氏乃謂劉焉據有益漢郡也備與焉璋皆漢裔也備可以
之而曲辨取璋者之為義嗚呼益漢郡也備與焉璋皆漢裔也備可以

國語
漢書
十

荆楚群士從之如雲

蓋益而焉獨不可以據

亮以書招之

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

不聽巴閉門稱疾

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以為西曹掾

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

堅守須璋稽服

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

之婚親彭秉璋

所擯棄劉巴宿昔所忌恨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

之士無不競勸

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備成都之圍也

備與工眾約其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眾

皆捨干戈赴諸藏

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

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曰法正一殮之德

睡毗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橫宜稍抑

之亮曰至公之在

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

腋法孝直為之

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

行其意邪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秦民知德

頭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

無道政苛民怨

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德政

不脩威刑不肅蜀士

人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

則殘順之以恩恩竭

則慢所以致敗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

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

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蔡虛齋曰

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俸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

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

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

法正

法正

法正

法正 諸葛亮以 復制 不可 輔翼 孝直為之 法正

恩榮並濟 諸葛亮為 治之要

法正

蔣琬非百里才

刑琬防閑以禮

採春華忘秋寔

三荀之進善去惡一荀論人又益信

以義不猶疾徐其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

廣都縣名屬成都府長猶令也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

琬眾事不治治也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

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綱七月魏公操擊孫權○曰操惡少子植守鄴以刑顯為植家丞顯防閑

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禎美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

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誘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綱魏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攻討常謀謀帷幄時人及子弟

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荀或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荀攸之去惡

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晉沒世不忘

者以其官於漢而貶之也此書魏而不書官者以其心於魏而斥之也詞雖異而意則同也

綱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

后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却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筆散為

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敬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

被髮跣足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慮

曰却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

愚按操之戕害國母其凶暴虐酷不在莽卓下而華歆之黨逆至於壞戶

發壁非萬世名教之罪人哉

綱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操之女也

綱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曰備與璋託為宗

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往

夏口夏口在湖廣武昌府荆江之中備過之不得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

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

此○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取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

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備使關羽爭之權

劉備不許孫權取益州

孫劉分荆

使魯肅屯益陽縣名屬湖廣長沙府以拒羽會聞操攻張魯取漢中今漢中府屬陝西道備懼

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瑾亮之兄也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

相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監魏公操自擊張魯拔之操入南鄭南鄭縣名今屬陝西漢中府司馬懿言於操曰劉

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

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

既得龍復望蜀耶此曹公引武語也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

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懼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

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

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不讀曰曄曰今已小定不可擊也乃還以

夏侯淵張郃等守漢中

此机不可失聖人不能違時劉備有度而遲劉備人傑諸葛亮明於治國關張勇冠三軍

震了凡曰

古云千人為俊萬人為傑漢高祖謂蕭張韓皆人傑吾用之知變則張勇而有義為之將相此三人者皆人傑予謂孔明以治國為賢相以策敵為謀臣蓋兼蕭張而駕軼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於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

綱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曰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教令也為教

與合肥護軍薛綽著函達著發書也函置也所以盛書曰賊至乃發發函

也及是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

戰樂將軍守護勿得與戰者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夜募敢從之士明

且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

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頭以此為終身

之戒權自前收其淚曰大軼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綱十一月張魯出降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為列侯

石齊迎權入船以此為終身戒刻心非但書紳也封閻圃為列侯

塞本原而末流自止

習鑿齒曰

閩園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煩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

丙申二十一年五月魏公操進爵為魏王後遂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胡氏曰

操節次自遷勢日以逼設使未死則奉帝為山陽公不待丕而自為矣

丁酉二十三年正月魏王操擊孫權三月權降○國權留將軍周泰督

解衣手指

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

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周泰卿為孤兄弟戰如能虎被瘡數十吾亦何心不

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

○國初操以曹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

瞻愛之欲以為嗣以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

長立官將不為五官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大中大

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

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對曰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

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豈升父子耳操大笑丕既立抱議

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黃英英曰太子代君王

宗朝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王國不可以不懼宜戚且懼而友以為

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國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

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

可克之備喜其策率諸將進兵漢中張郃等相拒備不利令發益州兵諸

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

禍也發兵何疑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初捷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

曹嚴未去捷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往蜀郡

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國初權以嚴峻代肅督兵領

不對

劉父子

辛君知我

喜不

至回不可

以不換

法正功刻

備叔美中

漢中益州

咽喉

諸葛亮

時人之器

用

炭峻能以實讓

陸遜稱式

此誠長者

之舉

紀亮起兵

討曹

金祥與紀

亮起兵

陸口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問軍事權乃以蒙代焉眾喜峻能以實讓

綱權遣陸遜討丹陽郡山越平之○無湖會稽太守淳

于式表遜狂取人民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

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

之事願人不能為耳

綱戊戌二十三年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

目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

援劉備不克而死發明操以奸賊之資躬行弒逆篡奪漢祿人皆得而誅

而不伸蓋是等雖微要是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

當時僂首事賊之人綱目正名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

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為祭也嗚呼討賊若此為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

綱己亥三十四年三月魏王操自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

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

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

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

兵驚駭自相蹂踐踐踏墮漢水中死者甚眾備明日至雲營視昨戰處曰

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兵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按陳壽志先王

委質隨從入蜀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冠三軍

後於漢中定軍山賊斬夏侯淵先王用為後將軍

綱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還治成都關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樊城名在

北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

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自許以南

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

危反不及龐德耶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言於操曰劉備孫

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顧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躡追襲許割江

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子龍一身都是膽

委質隨從

後於漢中

北仁使于

登高避水

往往遙應

危反不及

權外親內

南以封權

關羽威震

于禁不及

無德

魯肅功惟
無輯關羽

關羽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輯與集同和也與之同仇及呂

孫權求婚

曰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

呂蒙功能
關羽

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

陸遜意思
深長

是怒及羽攻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

陸遜才堪
負重

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然後大

陸遜稱羽
功美

車浮江書夜馳上襲其空虛則諸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還權問

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不堪負重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

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

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陳其可禽之

要權遂發兵令蒙襲羽又權為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

備眾請密之董昭不肯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羽聞則圍速解矣羽聞之

猶豫不能去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艤音溝鹿船名中蒙使白衣搖櫓作商

賈人服晝夜兼行襲之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糜芳傅

士仁素嫌羽輕已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

皆撫慰之麾下大將軍之旗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鏡蒙猶以為犯軍

令垂涕斬之羽聞南郡破即還保麥城麥城在湖廣當陽縣東因遁走馬忠獲羽及

其子平于章鄉俱被害遂定荊州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權至江陵從

諸夷西附漢中權曰造萬人計之潘濬曰以五千兵足矣權曰卿何以

輕之濬曰仙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

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胡致堂曰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雄

夫委糜芳傅士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已素所輕者又聲言將治

其罪與吳為犄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申固情義乃不許其昏反罵辱

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使

時有法孝直龐士元者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

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置兵為商賈行潛取荊州而破關羽快意一

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翦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

仇之義

呂蒙失同

仇之義

黃伏帝十一

曰朱子謂人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其故可得聞歟

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丁南湖曰朱子云學者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

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朱子先

存此見故綱目於呂蒙襲取江陵不曰蒙使潘璋殺關羽而乃書曰

無翽漢之心有助操之惡耳

曹荆川曰按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

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其雄勇冠世而

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

魏不先加於藏身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而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

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是以自斃且操權之未敵也久矣操也且曠

於侯之威至欲洗都而相遺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

得志噫此亦有數焉

孫權論周

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家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

一見便及

荆州貌焉寡雋子敬魯肅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

問孫權論

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

群臣長短

請諸將咨問所宜俱欲迎之子敬獨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

何如

此二快也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故孤忘其

一短二長

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呂蒙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

帝王之起

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壽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

皆有驅除

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

孫權稱注

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

於操

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

欲据五言

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群等皆曰漢祚

爐火上

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

昔得自凡

異氣齊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周文

異氣齊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發明

曹操欺孤弱寡，所耻乃欲自比周文，孫權據有江東，不能為漢家除殘去穢，乃反稱臣於操，是皆漢之罪人也。進爵領州，豈子

之乎？蓋亦交議之耳。

司馬公曰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

化教國家急務 風俗天下大事 風化未有若東漢之盛 光武明章遺化

俗明禮樂，繼以明章，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情，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董卓、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位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光武猶畏名義自抑 後漢名節成於風俗 文王之道德性微 有三者可

程明道曰

魏晉不黃初元，正月，魏王操至洛陽，薨。操知人善察，識

胡致堂曰

魏晉不黃初元，正月，魏王操至洛陽，薨。操知人善察，識

以語文王 曹操知人善察

則一有智謀，能用入善攻戰，而無道不義。漢之賊矣，乃敢以文王自方耶？

魏王操至洛陽，薨。操知人善察，識
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動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艾刈群雄，幾平海內。至是薨，操太子丕以王后令，即帝位。操立夫人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

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

看三國志 破一事 遺令之意 何如 此乃操之遺意 歷千百年 無人識得

袁了凡曰

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

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

矣可不勉與... 乃復誕其子真可笑也

又曰陳孔璋為袁紹檄曹操云操又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至...

冢若山於魏郡之講武城外漳河上壘壘相望凡七十二處夫操自相...

人多矣能... 啓弗懲乎

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

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六月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將濟

濟謂不曰作威作福畫是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不即遣追取前

詔又魏王不欲徙黃蕭士卒實南河時皇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不

意甚盛幸明求見不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至曰吾

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

之慮也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諫丕乃徙其半以實之

發明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貴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

歷年圖曰以仁厚之德濟英維之志是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

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且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

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即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良吏卓茂

以爲大傅戒焉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功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

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

之風忠信蕪耻後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

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以身而殉國故雖衰而不亾豈非建武永平

之遺烈歟至於桓靈而綱紀大壞廢銅英傑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

盤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闈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魯

丘瓊山曰曹丕假禪代之名以文飾其惡勸進辭讓至於再三登壇燎

祭曲盡儀文顧謂其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

吾知之

建武永平

東漢之風

王遠畧

光武有帝

之奇功

湯武不失 爲聖人 商周不失 爲正統 朱子有補 於名教 尤武希世 之奇功 王遠畧 東漢之風 建武永平 之遺烈 舜禹之事 吾知之

者謂知其禪遜之事也。不知舜所以事堯禹，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與賢乎？噫，已實奪之，而謂之禪，將誰欺耶？

東漢總論

蕭光武

顧迴瀾曰：王莽即真，窮凶極逆，卯金鼎絕，人民改代，天下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以劉秀當為天子，而興兵白水。山陽王書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起白水。以捕不道，于時盜名字者不可勝數，而秀乃除莽苛政，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麀臺，莫不研精殫慮，被甲躍馬，以共噓死灰於復燃。七制論：復然之攻，即鄆而王，即授首命馮異而益子，亦歸降擊銅馬而關西投死，凌吳漢而江淮悉平。遣耿弇而張步躬欵，征隴西而隗囂突破攻巴蜀，而公孫述墮首，天戈所指，乾清坤夷，日月所照，皆為臣妾。且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徵任永馮信之輩。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閉玉關，謝西域，視太學，投戈

論明帝

講藝，意馬論道，東都之業，炳炳麟麟。楊維美新篇：麟與麟同，繼盛於西，惜其如鳥者，家兒之譖，而勳臣爵絕。得調至是，梁松請陷援，詔收印綬。宋勃公：援傳：死重。讀河圖會昌之讖，而侈志東封。帝東巡，封泰山。溺貴人麗華之寵，而嫡子遷位。帝易太子，不能不為盛德之累焉。耳明帝即位，以萬乘至重，杜者慮輕。詔曰：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而克遵舊制，垂情古典，嚴絕外家，不私毫髮，聽鍾離意，疏而止北宮，納東平王。諫而罷校獵，禁章疏，浮詞而不為諂，子唾可謂從諫不拂，改過不吝者矣。是時太和協暢，萬幾穆清。傅毅士激篇云：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幾穆清。三老以李躬為三老。五更以桓榮為五更。而冠帶雜選於橋門，郁郁然禮縉五帝，儀繁三王。呂溫人文：化成篇。東京風物於斯為美，而詔群司極言，以示百官，匈奴遣子入學，二事又終綱目之所無者，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漢書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之首稱。大有年之祥，信非偶然也。獨惜其自起撞郎，歎弘

一則益南

漢大考十二卷

四三

人之雅度而求書天竺釀後世之浮屠君子不能無憾焉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納陳寵奏慈之喻寬刑也公上林池籞之賦愛民也立白虎觀以議五經同異之辨尚文也而又孝隆太后友愛諸王不遺勸課農桑平徭簡賦誠足以繼美文景增光前烈史稱長者誰曰不宣然太子以無故廢初宋貴人生太子慶貴后養梁貴人梁竦以無罪死梁氏私相慶后忌之梁氏私相慶后忌之而竇氏驕淫甚嗜國家欲華憲無異孤雛腐鼠顧不思以時收剪而使縱其貫天達地之惡竇弘曰竇憲奸其為白璧之瑕也不既多乎所謂白璧微瑕也和帝幼冲權在竇氏帝獨煥起宸斷殲厥大慙納諫崇儒動無大過以陳寵為廷尉而仁恕見矣除民之租稅而愛民切矣勿受遠國之珍羞而不以滋味為德矣嶺南獻能眼亦枝唐范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能詔太官勿受獻迹其所施蓋亦慈儉之君也所可恨者誅憲之舉謀於鄭眾而勾盾令封侯勾盾令鄭眾以梯十常侍亡漢

之階以手拒虎而進狼耳殤帝崩在襁褓郃后以清河王子祐安帝入承大統時帝年已十三而猶把握朝權不忍釋手故論者以災變迭形皆為女主當陽之故然太后既崩而山崩地震水雹日食之變曾不少減安帝即位以來書災變者七十可以惕然省矣而乃增輔遠弼隆恩乳幸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腐身專事執柄持權江京李閏淫戚驕親宋楊四幸馮石府留飲十日帝之多不德如此欲以弭災靖亂尚可得耶安帝既崩閻后圖擅大權負立孩孺北北天牖其衷北鄉尋殞孫程等迎立故太子濟陰王旦為順帝誅閻顯遷太后而權在十九侯封孫程等十人為列侯又尊寵乳母復尋復轡梁氏子弟榮顯兼加對策公卿類多拱默至相謂曰白玉不可為容容多後福疏此其時政為何如然堊楊震初楊震被詣放盧詡朝太后却貢珠起太學權周舉以孱弱如帝而善政可紀有如此其亦傭中之佼佼若與鐵中靜靜鏞

論中帝

論齊帝

論桓帝

中佼佼 冲帝二歲即位 梁后臨朝 委任宰輔 李固所言太 庶幾可望治
 者也 者也 乎至質帝立而跋扈將軍 梁冀 雄豺狼於當道而帝以毒餅矣 冀欲
 長保富貴迎立蠡吾 帝 意氣凶凶操行不軌禮儀比蕭何封縣比鄧禹
 甲第比霍光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連組磊落一門貴盛漢世外戚之驕
 未有若是者 帝不顯其罪以戮之而使功出五侯 是猶解醒
 酒病當以酒也 由是左回天 貝獨坐徐卧虎唐兩墮 下為之 謂曰左回
 天貝獨坐徐 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 范曄論 而權歸奄豎于斯時也
 天垂異地吐妖 上書 國家有三空之厄 陳蕃曰今有三空之厄 正人王
 焦心毀顏之時 迺聘心輿馬之觀 再行老于之祀 人王崇道 仇讐善類
 屏隔謹言終身暗惑 未有勝政 黃曼上疏曰陛下仰 噫桓之為桓可勝
 歎哉 諸君子生丁是時不能閉門掃軌含華隱曜 晉陽協七命論冲漢
 龍以高栖其志 魏王粲上釋篇 而欲仗一簣之微力 障積波橫流之

論漢帝

論獻帝

衝一戰不勝 公議敗績 源流至論云李膺范滂之 竟致大奸伺隙而海
 人譽激而為黨錮之禍 人之云亡其如邦國之殄瘁 何靈帝既立 曹節
 王甫董易佞謀奸 搖弄國柄 陳 蕃 實 武 於此不思深筭妙慮 以除穢鋤
 豪而語以泄敗 史記云事以密 一跌不收 宦官殺 俾群奄愈以無忌勢
 如沸灼政如網罟 此何等時也 黨賢不察 互相標榜 乃有三君八俊八
 顧八及八厨之稱 而禁錮重車 及五屬億兆 悼心智愚 同痛天地板
 蕩四海 離情而帝方驚獄賣官 後宮列肆 父母刀餘 奴隸朝士 方之於
 桓柳又甚焉 是以雌雞化為雄 青蛇見御座 青虹見王堂 黑氣墮温德
 而帝喏無警悟 自此黃巾滿四方 張角等起謂 青草延千里 三國史傳
 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分龍不生 而漢之亡决矣 靈帝崩而皇子辨立 大將軍何進 總皇
 威握兵要 龍驤虎步 高下在心 於此而掃除積穢 猶鼓洪爐 燎毛髮耳
 乃紛紛召外兵 以為掩目捕雀之計 卒之頭顱墮地 宦官 天子流離 宦

論蓋上南

漢大帝

四

劫帝出蓋朝廷而為天下笑將誰委董卓入朝敢行廢立劫遷帝室
至河上宮廟煙灰于是關東諸侯共以誅卓為名雖能市耀膺燈而終致九州
幅裂公孫瓚舉事於幽州劉表雄視於荆土孫權虎踞乎江東袁紹稱
強乎河北袁術僭號於壽春劉焉遠據乎巴益曹操遷駕於許都韓兗
覬覦連城帶邑一人尺土帝無復焉梁魏武九錫文甚至老瞶得志而
挾天子令諸侯弑母后伏氏僭殊禮加九以陵轢君父是去一卓而
得一卓也劉輕曹重賦云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當塗兇悖助庵
東京失其制刑臣弄天綱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征虜震于閩宇流
血染於泉壤我瞻四方曷其有極幸而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
傾頽乾綱解紐袂袂承郡以信大義於天下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
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分荆州以栖足而英雄無用武之地然百敗而其
志不折左龍孔明右鳳龐士仗鉞西南與北之魏曹東之吳孫割鼎屹

時以延正統竊怪夫孫權不能仗義孫劉爭荆州而使虎亭之役先主
折辱於陸遜之師也白帝託孤帝入白帝城後主繼位孔明以文武之
才兼將相之任人不毛而七擒孟獲忘歲月而六出祁山功蓋三分名
高八陣司馬懿畏之如虎甘受巾幗之遺方圖鞠躬盡力而中營星已
告殞先正云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誠齋文贈云民心思漢王則
扶之而實其然乎姜維繼丞相之任時勢詢九窺中原壯懷未就憫時
者作仇國論以諷之譙周愚以為伯約姜維伐魏之舉雖進寸退尺而
志嚴討賊雖敗猶榮惜也上非奧王下有奸奄黃皓鄧艾懸崖之寇至江
由而禪已面縛詣敵營吳赤精衰歇杜甫太都隨鼎去李庚東不思蜀
土甘樂也邦悲夫悲夫高祖以亭長肇漢光武以白水中興昭烈以孤
窮分鼎而子孫居九州之地身無所安處曹問所以然者皆以母后呂
竇后宦十常侍十九侯戚王莽五侯竇強臣董卓之故有天下者其思

乙司監甫

漢代行十一卷

四二

履霜之漸易曰履霜 堅冰至 衣袵之戒易曰濡 有衣袵 以救炎炎之勢於熒熒之始云
六韜曰熒熒不救 炎炎奈何

晉書 卷之十三
昭烈皇帝 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在位三
年而崩壽六十三

皇錄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三

○後漢紀 劉玄德自蜀取漢中自立

○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

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在位三
年而崩壽六十三

漢中王即
帝位

○辛丑晉武元年 魏黃初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初蜀中傳言漢

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群下競勸王稱尊號司

費詩諫稱
尊號

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眾討賊今大敵未

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至是即帝位於武擔山名在成都之南大

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書法

魏篡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

司馬公曰

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

正閏相逆
各得其所
如閏之辨何

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德生勝以春為

閏位在水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

漢儒以奉
為閭位
閭位在水
火之間

司馬氏不
以正統予
昭烈

司馬氏未
知去取之
意

諸葛公立
無據云爾

堂堂帝室
之則

昭烈名正
言順

昭烈紹漢
遺統

正論

與光武晉
元一轍

萃聚人心
之始

昭烈得幸
漢之義

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非公
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其後天子孫雖微弱播遷猶
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日月
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唐
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
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唐
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
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昭烈漢統則未嘗知其世數名位也
胡致堂曰是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
司馬氏至三國七百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謂其公去中山靖
王纔三百餘年草廬顧蓋之時即稱昭烈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
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琅琊王睿顯者小吏牛金所生司
馬氏尚係諸秦管不革而正之乃推獎荀彧竟宿曹操至謂操取天下
於群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
寇書之亦獨何哉

尹起莘曰

曹操乘時擅命勝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為歎憤苟有一夫
者乎至既篡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
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昭烈承獻帝之制而後漢統取春秋之義以
魏紀年之正論也始昭烈承獻帝之制而後漢統取春秋之義以
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惟父弘生昭烈其

綱

孫權徙治武昌 ○ **國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按續漢書云三年一合以冬十月

綱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
發明 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今馬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
烈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于洛陽同
意是皆總攝群情深得萃渙之義者也

綱

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吳氏將軍懿之妹
劉璋兄瑁之妻也

綱

丁南湖曰 祫祭高皇帝以下尊祖也立夫人吳氏為皇后禪也夫祭
高祖則當論高皇之裔矣雖至疎遠者名分固在彼吳氏為

劉璋凡瑁之妻先主豈得而配之也禮娶妻不娶同姓况同族乎考之
陳志先主亦以同族為疑法正乃以晉文子圉之事而成其惡是瀆亂
祖族甚矣其於
祫祭可愧哉

丁南湖曰

漢昭烈本紀卷之三

二

帝自將伐孫權

昭烈戒法

關張萬人
關張有國
上之風

綱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帝耻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戒飛曰卿刑殺既過矣又曰鞭撻健兒過張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州會江州閬州今四川保寧是也臨發其帳下范疆張達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管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書法自初兵以來諸相加兵者書攻擊陳壽斷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其書伐何罪吳且尊漢也飛美釋嚴孫權遣諸葛瑾使蜀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瑾之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

回

委質美無
二心
其言足證
神明
與子瑜可
謂神交
孫權稱臣
于魏

加自奉策
度兵

西虎傳翼

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間也帝遣吳班馬超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縣進軍枋歸縣權以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關八月吳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魏劉曄曰權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曄必大興師伐之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矣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劉曄曰王位去天子一階耳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虎傅翼也傅讀作魏主不聽邢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太豈以

漢名

漢名

三

江東將相非久下人

孫權屈服於魏之實

徐盛之言

不亦泰吳所以能保江東

魏屈陵屋愧下禁

孫權遣使如魏

江南寡弱無尺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書領荆州牧又書遣使降魏此則孫權屈服於魏之實也時雖能自帝其國要亦竊據之雄而已

胡致堂曰

三國分據雖志在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非并於上猶止於中有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

江東也若恃吳越之眾三江之固施然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主屈已受盟徐盛耻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客規其羣笑以為憂喜豐儲

魏主令于禁詣高陵之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患病死

溫公曰

吳王權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等王也對曰聰明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

吳王志存經畧

吳如大夫若幾人

帝王之孝與書生具

孫權見義不胡

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賢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不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尋求一章摘取一句言小節也

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不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林之奇曰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書生所學尋章摘句而已若夫帝王之學以成天下之務漢高祖不知詩書而其滅秦誅楚所行舉合仁義宋太祖未嘗留意六藝而平日所言所行載諸史策者莫不暗合詩書斯可謂帝王之學也

趙雲航曰

業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豈不為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其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文公先生有曰人謂曹操是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是以綱目於魏書魏主不於吳書吳王權凡於君臣問答皆書其名是乃誅奸亂於

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而示勸
懲於來世此綱目所以繼獲麟而作也

孫權立子登為太子 ○**國時孫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

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

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

壬寅二年 魏黃初二年 ○**春二月帝進軍虎亭** 在夷道即今陝西宜都縣地魏許交反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虎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初帝自巫峽建平**

巫峽即巫山十二峰在夔州巫山縣西建平縣名今歸州是也 **連營至夷陵界** 夷陵今改為夷荆屬湖廣荆州府 **立數十**

屯與吳相拒至六月陸遜度帝兵疲意沮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

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教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板之破四

十餘營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 在四川夔州府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腹曰白帝城 **大慙慙曰**

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 遜初為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彼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

界乃疆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權聞之謂曰公何不啟諸將違節度耶對曰此諸將或任張心

或任張心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

丁南湖曰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既為吳所擒若不為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

持敵逾半年卒為疏生親進所困雖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然夫策沮威止者杜甫以吞吳為孔明遺恨諒哉

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

帝伐吳而敗時正已至亮歎曰孝直字 法正 **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

行必不傾危矣

程璜曰 孔明嘗自嘆法考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

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

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

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孫權上事今至

今至

孫權上事

五

義

或任張心

竊慕相如

寇恂相下

之義

以濟國事

耳

丁南湖曰

漢主與關羽

久要深契

既為吳所

擒若不為

報仇君臣

之分

不終矣然

命一二將

東出可也

乃以萬乘

之重崎嶇

山谷間

持敵逾半

年卒為疏

生親進所

困雖烈士

暮年壯心

不已然夫

策沮威

止者杜甫

以吞吳為

孔明遺恨

諒哉

初諸葛亮

與尚書令

法正好尚

不同而以

公義相取

亮每奇正

智術及

帝伐吳而

敗時正已

至亮歎曰

孝直字

法正

若在必能

制主上東

行就使東

行必不傾

危矣

程璜曰

孔明嘗自

嘆法考直

在必能制

主上東行

然則孔明

之智不逮

正矣曰非

也孔明嘗

勸取益州

昭烈不聽

而聽於正

伐吳

之舉孔明

亦必諫之

不聽而思

其人也正

言難入

詭謀易從

雖大賢君

子有所不

免而况昭

烈乎

魏主不聞

漢兵樹柵

連營七百

餘里謂群

臣曰備不

曉兵豈有

七百

里營可以

拒敵者乎

包原隰險

阻而為軍

者為敵所

禽此兵忌

也孫權上

事今至矣

後七日吳

破漢書到

孫權上事

黃雀不負

此古人之可慕

魏明殷監
等防患
魏不知一
不知二

吳漢復通

綱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

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王不謂

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韓信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此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

綱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詔曰婦人為政亂之本也自今

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封後世有背違

者天下共誅之發明前車覆後車戒漢室敗於宦族故曹氏始焉立法宦

繼書于此若魏亦可謂明於殷監善防患者矣然操不以篡奪得國而不

能為篡奪之防未幾遂為司馬氏所有知其一而不知二又何不思之甚

乎○魏王侍子不至魏王不怒遂伐之吳王使使聘于帝帝遣使報之

吳漢復通

綱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按綱目考

今綱目蓋傳寫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時曹仁以

步騎數萬向濡須未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

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

山以逸待勞以至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

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江水淺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

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

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

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王不即詔尚等

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云已作夜校音欲燒橋尚

退而止後旬曰江水大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王悉召

諸軍還洛陽○魏初不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

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

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

勝負在將不在眾寡

三者兵家所忌

君論此事何其審

建本者尚德化

劉備有雄才

綱目考

諸葛亮善治國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
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

蘇頌曰

是時丕始受禪欲以武功誇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然皆莫敢言謂能言

君才十倍曹丕
孔明受顧
惟賢德可
以服人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救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帝崩於永安縣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

陳壽曰

先王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之至公
古人之盛
輔
善君臣師
友之契
三代以還
未見其比
寥寥長松
此言皆可
師法

胡致堂曰

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首亦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呼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故于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取嗚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易乎曹操至病必子孫滿前嗚呼涕泣留連妾婦分香曹履區處衣物平主奸為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故告詳至弘益多矣

袁了凡曰

大哉先王之君臣非三代以下可望也彼憑几之遺命涕泣知有其子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晚近何足以知之夫先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晚近何足以知之

五月太子禪即位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侯武鄉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目下教

曰夫參署者長貳官共集眾思慮忠益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辨問之意覆者反覆啟告也如言覆奏是也言

孔明領益州牧
集眾思慮
忠益

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

棄敝蹻而獲珠玉問覆告則事曠廢闕壞而自損矣 違覆而得中 猶棄敝蹻而獲珠玉草蹻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元直徐庶字 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幼宰

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州平姓崔名 屢問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亮王簿 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

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鑑亮營校簿書呈

簿楊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

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

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至亮垂泣三日

吳草廬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

樂於見取知上下之體而不免於自勞至於敵國之窺而慶幸其不

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蓋當是時三分割據軍務繁多得失差殊

利害不細故亮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不得自暇自逸如此所謂鞠躬

則未也杜子美詩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

陳芮達位分之昧

四子終始好合

孔明自校簿書

謝死哀何如

可為萬世

法

亮以一身任天下之

重

孔明

此詩字字有意

知孔明之心

袁了凡曰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費

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其創而文

則勤之治蜀也田野辟蓄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兆見於彼也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費

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其創而文

則勤之治蜀也田野辟蓄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兆見於彼也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費

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其創而文

則勤之治蜀也田野辟蓄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兆見於彼也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費

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其創而文

公輔國之棟樑
大臣獻可
皆否之義

鄧多脩好
于吳
為吳非但
為蜀
諸葛亮一
持之義

二三正為
辰齒

綱秋八月魏以鍾繇為太尉。○國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樑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皆否之義也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延論博盡事情朕有補益魏王不嘉納之

蜀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得見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豪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東江松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如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立張氏為皇后

後皇帝

諱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

綱甲辰建興元年

魏黃初五年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君之誠款
乃當爾
植木衣葦

親御龍舟至廣陵今揚州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時江水盛長不臨望歎曰魏雖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不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綱吳尚書督豔郎徐彪有罪自殺○初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薦同郡

賢豔為選部選去聲文武各有銓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藪奏三署

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負節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譎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汝南郡許劭與從兄靖好嚴論人物有月旦評

聖人嘉善
矜愚
聖人忘過
計功
漢高棄瑕
錄用之時

自旦評恐
朱易行
張惠恕才
多智少

丞相亮南
征
用兵攻心
為上

顧公服其
心
吳以顧雍
為丞相
顧公言必
有中

孫權畏
顧雍
在坐使人
不坐
封侯還家
不知

顧雍心無
適莫

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怨憤盈跖。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
自殺。温斥遣本部以卒。始温方盛。用事。盧俊嘆曰。張惠恕。字温。才多智少。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

乙巳三年。魏黃初六年。丞相亮率眾討雍閬。益州雍閬太守使郤人
皆參軍馬謖。謖弟也。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
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
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公不
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
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物須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
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
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七月。丞相亮討雍閬。斬之。遂平四郡。益州。永昌。牂。○亮至南中。南中
之夷。所在戰捷。由越。馮入。斬雍閬。孟獲收閬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
服。言夷漢人常慕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
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賜觀營。陳若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
縱七禽。與擒同言。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
矣。○同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留外人則當留
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
患。二不易也。入夷。累有殺殺之罪。自嫌。冀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
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悉收孟獲等以為
官屬。自是。亮之世。夷不復反。

南人不復
友

孔明三不
易之說何
如

受遺輔政
第一舉
此威為之
兆

胡致堂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威
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擒。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
其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威為之兆矣。

八月魏王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沛郡有譙縣魏為譙郡後周改亳

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

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湧騰也嘆曰嗟乎固天所以

限南北也乃引還長江限南北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五月魏王丕卒魏王書卒何尊漢也至

郭后無子魏王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叡氏太祖為聘焉生

建為嗣叡事母甚謹后亦愛之不與叡爭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

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

篤遂立為太子召曹真陳群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

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初魏太子叡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群臣想

聞風采信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蓋曰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

才具微不及耳泣政之始陳群首上疏曰臣下雷同阿附邪說如是非相

蔽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讐黨而毀譽矣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幼安○寧在遼東二十七年魏王丕徵之乃浮

海西歸以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為光祿

大夫救青州給安車更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魏東坡曰晉幼安懷寶遜世沈閉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

袁了凡曰管寧去中國居遼後公孫淵廢嫡立庶寧恐亂之萌也復將

祿勳皆固辭不受上書稱草莽臣明不自列于士大夫也其去而復歸

也孤死有首丘之仁也其辭而終隱也鴻漸于陸之義也寧自為去就

豈關魏哉君子曰漢田疇管寧皆未嘗一日仕魏魏書有傳辱二子者

也

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時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權以其子

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

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遣燮弟子輔往說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

也

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幼安

呂岱殺降
以要功

皆斬之孫盛曰：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之不延也。

綱丁未五年魏太和元年五月魏大營宮室。○時司徒王朗如鄴見百

姓貧困，魏主叡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

勾踐欲廣禦兒之疆，今吳南亭是吳郡，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身以及

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臺衣七綈，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

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

足序內官，華林園也天淵池也，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闕名，脩城池，餘悉罷專

以勤耕農，習戎備，為事則民克兵強，而寇戎負服矣。

綱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

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弘志士
之氣

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非微也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

中俱為一體。體當禁及官府中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升陟臧善及降罰否

之事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不見功效

以

先漢所以
興隆

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
待

枉屈三顧

同六十四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盧盧水名又名若水在蜀出旄牛微外有瘴氣今

言其深入不毛不毛謂不生草木之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

軍也獎進也北定中原關中之地土沃與復漢室還於舊都長安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去聲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禮允之任

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

激○曰亮屯于沔北陽平名石馬城辟廣漢太守姚弋仲為掾由並進文

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

剛柔可謂博雅矣發明亮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

規恢闕洛克復舊物其止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藪克滿於天地

之間矣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雄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

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

敬而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了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蘇東坡曰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命

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

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魏議復肉刑不果行太傅鍾書法書不果行

鑑六月魏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魏太和二年丞相亮伐魏戰于

街亭敗績詔亮右將軍行丞相事○懿初魏以夏侯楙鎮長安長安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群下謀

之魏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褒中今

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秦嶺谷名子午子北方午南方不過十日可

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

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乃身率大軍攻

祁山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

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

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

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

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道祁山在岷州長

命相表裏

天地間

孔明一代

之英

諸葛亮有

文王小心

義整元濞

猶有生意

讀之凜凜

諸葛亮正

博雅

姚掾可謂

其人各務

於進人

忠益莫大

於進人

一舉而咸 陽以西可 定以此為 亮以此為 危計 諸葛亮不 用魏延之 道

計亮出軍和

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卒音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

馬謖遠亮

閣督兵五萬西拒亮○曰亮以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

馬謖街亭

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

之敗

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若其察之亮

其賈

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

孫武制勝

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思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姓成字子玉而文公

於天下

喜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

孫武制勝

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又上疏

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首亮曰病不在兵少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

孔明引外

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

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事間練

民忘其敗初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隆中盡其智使典軍事

發明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惟孔明身

胡致堂曰

然曹操既死天下於治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

明對

而敵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為此可為

此可謂明

識相上下一時之言非急於近功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

直君臣

見矣而失於將統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雖死而無怨

之難堯舜猶病也

此則人之所難也

劉仁齋曰

固萬世之罪人也而司馬公亦因而書之何哉今依未子綱目以昭烈

紹漢之統

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自明矣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大

義於天下

孔明節制

天下無孔

孔明對

此可謂明

道正義者

言

一時遇合

直君臣

先王超世

之見

孔明聲

宋濂斷曰夫延之謀特欲僥倖於祿之不敢抗然熟思度之使祿不即

延軍深入進退路窮豈不坐受敗滅也哉故亮以為危計其不用之是矣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遣人誘揚州都督曹休言欲以郡降休率步騎

王業不偏安

高帝明並日月

鞠躬盡力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乎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勤者大之盛德勤者君子之賢行

胡致堂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暇日則出人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况于下乎馬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士儻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畧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難下已有臺觀

不但三國稱雄

之樂孫仲謀中年亦漸荒怠惟先王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下但三國稱雄也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即大散關陳倉在陝西漢中府陳倉已有

張卻料孔明

備亮不能克魏主魏主敕召張卻于方城方城漢縣名今為裕縣屬河南南陽府使擊亮魏主魏主敕

問卻曰運將軍到運去亮得無已得陳倉乎卻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

曰比臣到亮已走矣卻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

斬雙

己酉七年魏太和三年四月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追尊父堅

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

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衝古道等為賓客於

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

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宏學甄微則范慎羊衝私駁之曰元遜諸葛

多才而疏子嘿顧譚精而狠叔發謝景辯而浮孝敬范慎深而陘恪等惡

東宮號多士胡綜作賓友日字字多士

字字多士

黃後行一三五

十四

遺陳震使
且盟

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

○初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眾皆以

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

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特謂亮其下猶吳鹿之足

今若加顯絕誓我必深更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已深矣愚按孔明

於吳而討逆於魏其亦豫草慮之善而懲殊歸之賊乎

○九月吳遷都建業建業本楚邑名曰金陵漢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

登守武昌劉虞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

曰禮之長於刑言當以禮久矣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

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都督步騭書求見啟誨臨上

不人君不親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

北伐無東
顧憂

劉虞先刑
後禮論

真仁家以
彰德音

人君不親
小事

不天下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害崇替之所由也願

賢人折衝
萬里

立聽訟觀
置律博士

刑法國家
所貴重

魏王能直
刑

四聰八達
三豫

有天下貴
僕忠之士

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害崇替之所由也願

重以經意天下幸甚

○十月魏立聽訟觀魏王叡改平望觀為聽訟置律博士自李悝著法經

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

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

弊未必不由此也魏王於是書法能慎刑矣

○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

○誕與鄧風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

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

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

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

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名實運群互相褒歎

○

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仍免誕賜等官

公琰託志忠雅

公琰與吾

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承明不為

魏主叡善其言仍免誕賜等官

畏蜀如虎

魏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懿歛軍依險兵不肯戰

司馬懿用兵如神

詔等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出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

陳壽以將略非亮所

軍懿遣張郃追之郃中伏卒而卒

亮之將

宋輔斷曰時亮懸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眾乘氣而并禦之

中軍護

細中軍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

孔明出教

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

勒本直

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

又表言

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士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

教教之曰

教教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事

乎若都護

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

又與將

又與將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日也

腹中有鱗甲

腹中有鱗甲鄉

鱗甲

腹中有鱗甲鄉

不備復有
蘇張之事

劉曄為大
鴻臚

書生焉知
丘華

大魚可制
而後牽

巧詐不如
拙誠

木牛流馬

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魏太和六年九月魏以劉曄為大鴻臚

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曄出責督

曰夫釣者中大魚則從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

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米不可不精思也暨謙之或謂敵曰

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曄

嘗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敵驗之果得其情從此

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傅子斷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曄獨任才智不敦誠慤

魏太和二年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

治郎閣即音底店也閣舍也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武侯出軍至利山

斜谷以流馬運杜氏通典註曰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

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曲脛一腹四足頭八須中舌若於腹載多而行少

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三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

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重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

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法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

五分長一尺五分廣一尺五分後軸孔去前孔二寸五分前孔去後孔一尺

二寸厚一尺五分後軸孔去前孔二寸五分前孔去後孔一尺二寸五分

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孔去下孔七寸高八寸

同上下孔去下孔一尺五分形制如象軫長四寸徑四分四分孔徑中二

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軫長四寸徑四分四分孔徑中二

脚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軫長四寸徑四分四分孔徑中二

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丞相亮率大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

進軍於渭水之南渭水渭河之水也在陝西鳳司馬懿引兵渡渭背水為

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武功縣名今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

止五丈原五丈原在扶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

亮屯五丈原

風都縣城中

亮屯五丈原

諸葛亮屯田渭濱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如堵不驚動也軍無私焉按程子曰孔明營五丈原仲達自高地來可勝先言自觀五丈原

司馬懿之言

胡致堂曰司馬懿之言謂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

若時雨孔明庶幾三代之兵

宋潛溪曰山絕谷視坐處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

司馬懿之言

袁了凡曰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勝

司馬懿之言

細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

司馬懿之言

儀擊斬之○臨時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

孔明食少事煩

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

諸葛亮

皆親覽焉言罰杖罪二十以所噉食不至數升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視

孔明食少事煩

因諮以國家計亮曰公所問者公談其宜也福復請將琬之後誰可任亮

諸葛亮

曰文章費禕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

諸葛亮

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者為走

孔明八陣

生仲達司馬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

孔明八陣

陣圖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每有一陣相從一陣之中

孔明八陣

陣圖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

孔明八陣

陣圖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

孔明八陣

陣圖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

天下奇才

備風濟而

賢者憂之

揚儀可謂

用心乎而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孔明誠治

賈之地至客有先後之數此乃武侯八陣至是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歎曰

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

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

壽慶糧穀咸取辨焉二人不協費禕使吳兵至權曰揚儀魏延收監小人

後必為亂禕曰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

而逆窺舟楫非長計也亮卒後延遂反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後儀亦有罪

諸軍還成都謚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

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書法馬軍還司馬而曰揚儀者嘉儀也於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知國也無百如示儀執約官聯從權制閱誠心布

刑政雖峻而無怨以其用心乎而而刑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

張南軒曰身三顧而起時哉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捨方則南陽若將終

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疎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

像有儀瞻者敬起

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為恨此

公大敗於赤壁諫拒之者眾其勢亦槍擄傾側會天方佐孫劉故孟

德以八十萬人為十艘油葦所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為快於孫劉故孟

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敵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

達奸雄善兵備不敵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其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

但快與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謂魏勝之安而善評亦有嘔

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以形迹觀之則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

後可以歸之歎向使孔明以形迹觀之則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

兵皆可以歸之歎向使孔明以形迹觀之則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

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而不取則雖誇奪維自於

宋輔節曰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非也余竊論之孔明王

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

孔明伊尹
遇異心同

比管樂或
以王石之

佐伊尹之
爵擬之果

信於歟
孔明不以

為嫌
孔明何脩

得此
亮不食其

言

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則
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狂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
有納溝之耻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責同是為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
問二國不以為恥而取之不以為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為復
昭烈伐劉璋而取之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為備果何而得
公自取之孔明不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
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求聞達於人哉方孔明
草廬之中資衣食於未邦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於人豈有一毫富貴
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
肯負其重以明進軍渭南分兵屯田雖引兵拒守其受巾幗婦人之
網目斷曰服勢已窮而亮乃告終天不祥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
言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誠不食其
言矣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
哀了凡曰孔明有王佐才而靡首抒志迺自比於管樂亮觀化洞微逆
獨觀大器輔相曰手寫中韓書道因井淵於伊呂也
初長水校尉職掌宿衛之兵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

位游散快快
恨不平之意

怨謗無已
亮廢立為民

徒之汶山
汶山郡名今

及亮卒立垂泣曰
吾終為左社矣

李平聞之亦發病死
平嘗冀亮復收已

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晉鑿齒曰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後齒而無怨言
聖人以為難諸葛

而私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於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

行始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罰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

服者乎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
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

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

漸服

乙卯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

正月魏以
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魏作洛陽宮
陳群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

將琬錄尚
書事

擬漢以蔣
琬為尚書

令詰

將琬出類

後卒

難

聖人以為

水鑑無私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王者蓋為百姓

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敵為之少省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敵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桀作璇室象廊紂作瓊宮鹿臺以喪其國晉靈築童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敵嘗着福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眼也敵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被荀子哀公篇荀子曰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居以此思危則危將無所不至矣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始將敗乎見家語顏回對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頽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水舟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賈誼

不法服不見楊阜右人以水喻民

賈誼深功於魏時

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魏作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閣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敵性嚴急督脩宮室有稽限者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謁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及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

釋之大失其象廷尉天子之吏釋之不忠之甚

○魏張掖郡涌石負圖○詔書頒天下以為嘉瑞
○張鈞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

書法

涌石負圖而文曰大討曹天之集曹氏也

此石將來之符瑞

決矣而詔頒天下以為嘉瑞亦愚矣哉

魏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魏高

堂隆上疏曰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玉臺瑤室夏商商辛

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

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不悅侍中盧毓植之子也進曰臣聞君

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獻意乃解

魏司空陳群卒○群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

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書皆嘆息焉

袁宏曰或云楊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解之與人言未嘗不

直訊其君之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若陳群則不然談

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寸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

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

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人晚就則善終朝學

之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

仲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

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

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

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魏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魏以陳矯為司徒○初矯為尚書令尚書

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發適群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

抵罪矯當連坐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此言尚書左丞杜

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

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陛下

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

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獻嘗至尚書問矯跪問曰陛下欲

唐虞大禹所以重皇風

風慈父懇切之訓

臣等所以不及隆

封事削草

見陳郡諫書

陳即長者

魏舉才德兼備之士

文曹留名

思家

王昶之子

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

毀譽愛惡之原

止謗莫如自脩

忠臣不必親親

臣不必忠陛下

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

魏主獻嘗至尚書問矯跪問曰陛下欲

此自臣職
分
司馬公朝
正之望

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獻而反獻嘗問矯司馬公懿也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魏皇后張氏崩葬敬哀皇后于南陵

魏鑄銅人承露盤折散聞數十里銅人在長安重不可致起土山於方林園曰尚書衛覬上疏曰昔漢武信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

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無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

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大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曰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

類之異首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與

兵禁時宜如基之布立使鎮撫皇畿皇亮帝至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

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曰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恨成忠矣哉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

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疏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

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

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戲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

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

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焉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

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若閔七聖而課試之

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

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

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

此最考課

唐虞不須稷契之佐

其人考課存乎其人

當款

考課存乎其人

其人考課存乎其人

其人考課存乎其人

其人考課存乎其人

陳戒於
高堂隆意
過其通
畫地作餅
名可以得
常士
常士畏教
慕善
劉邵立
考課法
林杜恕以
為不若任
果孰為
當款
考課存乎
其人
唐虞不須
稷契之佐
此最考課

漢後帝

此皆家后
所有
權者應時
而發

卻正深然
孟光

君意得無
有所道

之風光曰此皆家后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諸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志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探試取也不知元之所問何策試取而答之即所謂射策也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吳王權使壹典校官府刑郡文書壹因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繼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曰丞相顧雍過失謝宏謂壹曰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又疑左將軍朱據自取部曲三萬緡考問主者死于杖下與軍吏劉助言壹奸詐權大感悟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呈壹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左音呼

徐眾曰

雍可謂長者矣然問所欲道則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儻獲原宥豈大臣忠于疾惡之義哉

曰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

權復以詔責之曰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

中猶言皆當也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嫌疑也難謂諸君皆避嫌疑而難于陳言也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

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嘗以口仍

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如何耳

魏景初三年春正月魏主叡寢疾司馬懿入見魏主執其手

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是日立齊王芳為皇太子

叡尋卒○魏主芳嗣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按陳壽志齊王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素王詢皆省事校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之子則宗室之繼何不播告於

諸君皆不
敢有所言

聖人能無
過行

管子未嘗
不嘆

諸君皆不
敢有所言

管子未嘗
不嘆

諸君皆不
敢有所言

魏明帝不固維城之基

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大廷乎嗚呼曹丕之謀取如彼其艱難而忽傳之

孫盛曰魏明帝沈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推參

揚戲不應

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

吾誠不及前人

琬曰作事情憤也誠不及前人至者請推治之琬曰吾誠不及前人無

將琬心無適莫

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刺史若維征

行街制河右臣當率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

御及屯田楊豫

亦易請從屯涪帝從之

魏魏欲廣田蓄穀於楊豫之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

以此乘吳無不克

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之

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

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綱管寧卒于魏國靈名行高潔人望之者視死若不可及即之熙

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服化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

不嗟歎書法之也故孟軻天下之大贊也書至魏而不書鄒孟軻官寧亦

善士

魏正始四年十一月帝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魏正始四年十一月帝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十七

王者必建
同姓以明
親也

言小可以
變天

來敏承共
圍棋
對戲了無
倦色

春秋責大
德重

魏宗室曹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
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踰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則其
間間古竟反隔也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
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人問欲以此論感悟
曹爽爽不能用

綱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

綱三月魏曹爽寇漢中王平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山閏月帝遣曹真救之
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懷甲懷首嚴駕

已訖嚴莊也莊治行本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也魏兵距興勢不得進司馬懿與夏侯玄玄與爽書曰春秋
責大德重今與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

以任其責曹懼言於爽遂引軍還爽失其甚眾關

袁了凡曰曹禕救魏寇虛來敏共爽無倦謝安禦符堅與謝玄圍基別
弱人心搖矣故示之暇以內中為之虛耗

綱冬以曹真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國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
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自究意終不忘常以朝

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
教之教音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

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綱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

綱八月皇太后吳氏崩○綱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以尚
書呂義為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僻佞

慧帝愛之結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祗代

曹禕識悟
過人
曹禕舉目
不忘
人才相遠
如此
費禕非吾
所及

董允秉心
公亮
董允獻替
盡忠

魏正始六年
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

允為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胡致堂曰

劉禪得眾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王以嚴見實允是類費禕有德德矣

董允以嚴見俾賢者之所難費禕有德

當行人所不能為

帝數出游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馬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之欲善也如以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減樂官停後宮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綱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九月赦○國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

赦非明世所宜有

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誠措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

德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

匡衡以漢不願為赦

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

為政赦不妄下

歲歲赦有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赦不安下不亦卓乎

吳作太初宮

綱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二月吳作太初宮○國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

大禹以甲宮為美

瓦隋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甲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三公論道之官

綱戊辰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為司空不受○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費禕功名畧與琬此

綱費禕出屯漢中○國自將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費禕功名畧與琬此

九國論道之官
漢後帝十三卷
十九

智囊往

駕馬志棧

辛敬謀計

與才非太
傳傳
敗守人之
大義

綱已巳十二年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司初爽遷太

后檀朝政驕奢無度是月魏王芳謁高平陵爽與張懿等皆從懿與子師

昭謀誅之以太后令召桓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

出懿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駕馬志棧棧馬阜也豆所以飼馬必不能用也範

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懿遂以皇太后令閉諸城

門勒兵據武庫奏爽與何晏等陰謀反逆收爽等皆下獄夷三族

袁了凡曰司馬懿先以瘋痺譎曹孫再三而不中又試於曹爽而輒唯

自爽司馬懿之間變欲赴難呼恭軍辛敬欲與俱敬謀於其姊憲英曰天

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

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

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

委質事人

何容易

吾不念卿

前語

此非始慮

所及

輕塵撲弱

卓

仁者不以

盛衰改節

名士品目

後能成天

下之務

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敬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不

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

復何容易王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祜曰吾不念卿前語祜曰此

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

截耳自誓居常依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將復嫁之令女又斷

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

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

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

乎懿聞而贊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

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夏侯

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同馬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不見其人蓋以自况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

徐公不改

其常

徐公雅尚

自昔

前日通即

今日介

徐公有常

太子國之

根本

舉大率庶

本人情

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遣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

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即今日之介也

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綱庚午十三年魏赤烏十三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

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

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凡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

子亮於東宮無交矣不聽遂賜霸等死立潘氏為皇后

諸王公於鄴○國初凌與其甥令狐愚並典重兵陰謀以魏主制於疆臣

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凌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不

從會愚病卒至是機泄懿將大軍掩討凌勢窮飲藥死悉夷三族愚父令

狐都嘗歎愚不脩德而志願大必滅我宗及愚仕進有名稱謂其父曰夫

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何如邵謂其妻曰公治愚字性度猶如故後果滅族

綱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恪字統統國事○國時權頗寤太子

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幼召諸葛恪付以大事呂岱嫌其剛狼自

用將行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

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綱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權卒年七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

陳壽評曰孫權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才萬人之傑也故能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疑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

孫權有勾踐之奇才

公治性度猶如故

每事必十思

樂春澤而忘秋實

二事足為世鑒

孫權有勾踐之奇才

踐之奇才

滋甚至于讒說肆行裔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綱吳徙其齊王奮於豫章○國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

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

同位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

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徇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大小驚怪莫不寒心

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奮懼遂行

綱冬十月吳諸葛恪備東興隄初吳主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廢不治至是備之十二月魏人擊

之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

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回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及胡遵毋丘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

曰吳為寇六十年未易得志唯有擇地居險奪其肥壤一也兵出民表寇

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謀不來四也賊退兵

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

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處則賊擅便資處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

也師不從詔昶等分道擊吳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吳獲資器山積振

旅而歸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誕字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

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馬門新

興以遠役驚友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習鑿齒曰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已過國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

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

方正學曰司馬師之於魏於已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甚矣及徐唐之敗史氏謂朝廷欲

敗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

君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由前之言則為小人由後之言則雖

將乎必不然而蓋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

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

儀之事則謹誌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可輕於信也

七者軍事之急務
此我不聽公休之過
非陳雍州之責
師引二敗以為已過
國司馬師
於東關之敗則譏非
王儀徐堪
之敗則
君昭之爵
師不許曰
此我不聽
公休之過
也諸將何
罪悉宥不
問而削其

故何如

莫後行其美

十三

癸酉十六年魏嘉平五年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初姜維攻魏西

平獲中郎將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沉

醉循刺殺之禕泚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彭來款為戒武

時岑彭攻成都公孫述遣人刺之來禕不從故及發明循苟欲忠於所事

歛攻蜀將王元於下辯蜀使人刺之為姦此正豫子所謂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

殺之是二心者也循之所為如此不過微利於魏是特穿窬之下者其以

盜書之夫○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縣名屬陝西臨洮府○維負其才武每

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

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

志乃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冬十月吳殺其大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峻驕於淫暴國人側目○恪圍魏

新城不克遣建業俞治威嚴多所罪責峻因民怨眾怒構謀吳主亮置酒

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初恪少有盛名權器重之父瑾嘗以為威曰

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

樓之今君氣凌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敗初魏光祿大夫

免乎司馬師曰何謂也○初夏侯玄及何晏鄧

綱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

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緝張后父遂廢其后張氏○初夏侯玄及何晏鄧

綱賜音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彧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夏侯玄字志大其

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何晏字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

覆邦家之人也鄧玄茂鄧颺外要名利內無閭閻貴同惡異喜人與已同

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覺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

及况昵之乎卒如其言嘏又以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

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三人皆將敗家

三人皆將敗家

三人皆將敗家

三人皆將敗家

三人皆將敗家

三人皆將敗家

三人皆將敗家

三人皆將敗家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晉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

文帝立之書法

書廢其主芳遷之迎高貴鄉公髦立

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毌丘儉刺史文欽起兵

討司馬師師問計於鄭袤

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

師卒從王基之策進據南頓擊敗之欽奔吳險走死

癸卯司馬師既廢其主罪名暴曰儉欽討之雖敗而死然名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國中常侍

郎鍾會從師與知密事會由是當有自矜之色尚書傅嘏戒之曰子志大而量狹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八月姜維伐魏魏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還保狄道城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

泰潛行夜至狄道據東南高山上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邪

宋潛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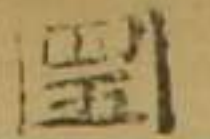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姜維雖曰連年動眾師出無成然

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

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鳥

鳥履也鳥有三赤為上

秋七月姜維自狄道還駐鐘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勝我虛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船我陸三也彼專攻我分守四也彼因食羗穀趣音促祁山熟麥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蜀人由是怨維



陳征西沈勇能斷

御之言兵備有五

九國監南

漢後帝十三卷

十五

綱吳大司馬呂岱卒○國始從親近徐原賜以巾禭巾首服也禭古與共

言論後遂薦拔官至待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

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貴重之也徐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

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綱魏以盧毓為司空○自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

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寬年數歲每見祥被差輒涕泣抱其母

妻亦趨之田為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畜使醜祥覽徑起取酒祥不

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而遂止及母終祥哀毀瘠杖

而起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後徐州刺史呂廣微為別駕

委以州事政化大行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綱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四月吳王亮始親政亮嘗食生梅使黃門至

召藏吏問曰黃門從爾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

矢天中燥亮笑曰若矢先在蜜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黃門所為也

諸葛誕也諸葛誕也○綱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王髦攻

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國初昭遣賈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

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

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遂不就徵召為會吳起兵思按司馬

成有能奮臂倡義皆君子之所予誕非純於起義但昭慕勢已

嘗有死難之語近於以身殉國綱目書討亦予之也

國秋九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駱谷關名鄧艾進

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

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慢者

常思善多慢則主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

恤眾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為民志

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且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

侯勢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

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

是我所以
肯德淵
德淵岱之
益友
王祥至孝

海沂之康
賴王祥
別駕之功
食梅取蜜
諸葛誕也
兵討司馬

豈可以社
稷輸人
誰因仇國
論
思善則生
治
周文以少
取多

綱吳大司馬呂岱卒

十五

當此可為
文王
武湯不再
伐而克

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處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時可而後
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逐極
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丁南湖曰

伍子胥楚人也子胥以楚王殺父之讐而投吳以伐楚君子
且非之彼姜維魏人也無讐於魏且賜官中郎矣而肯母
以奔漢遂為漢之大臣智者為維計之必若關羽之報曹而歸劉可也
又必若王猛之仕秦而保晉可也顧乃汲汲於伐魏之舉夫豈仁人義
士之用心哉况伐魏而反致魏之克惡乎其為將輔漢而反致漢之人
惡乎其為相漢亡而不肯死惡乎其為忠母召而不肯歸惡乎其為孝
蓋維斗膽則妄作故其
百行互裂至於如此

綱戊寅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吳
孫休永安元年

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古之用兵
全國為上

目議者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悉宜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
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佈三河
近郡安處之昭欲因費擊吳王基諫曰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
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備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時鍾會謀

房

書告多昭親待曰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綱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昭自加之復自
辭之詐已甚矣

綱九月吳孫綝廢其王亮為會稽王亮後黜為侯
官侯自殺冬十月迎立琅琊王休

休權中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為烏程侯○綱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欲休

子也誅綝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奉
告以因臘會可陸兵以誅之

綱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姜維建議以為諸圍適可禦敵不獲
大和利不若退守漢樂二城候敵人攻

關不克欲引退然後諸城並出
博之此殄敵之術也詔從之書法維之失計漢所以
亡者也故特書之

綱已卯二年魏甘露四年
吳永安二年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綱先是魏地井

中屢有龍見音現群臣以為吉祥魏王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任天下不在

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綱秋八月陳祗卒以重厥為尚書令瞻為僕射
瞻亮之子也

綱唐辰三年魏曹奐景元元年
吳永安三年五月魏司馬昭弑其王髦於南闕下尚書

九
綱

漢後帝

十一

今日之爭
無所問
司馬枕股
而哭
今舅不如
泰
玄伯何以
處我
泰言惟有
進於此
王經謝母
死節
司馬昭許
成濟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戈刺髦，殞于車下。大傅字奔往枕其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召之。顛或之子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傷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費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收王經。時沈業奔告昭呼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猶言並死言以此，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大傅字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曰：「

王經全節
君臣之義
根於人心

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昭以后，使中護軍司馬炎之子迎常道鄉公璜。璜，名在順天府，更名於鄴，以為明帝嗣。六月，常道鄉公即皇帝位。常道鄉公黃，王字之子，操之孫。發明，曹髦之頑，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倡逆者，賈充而也。年十五即位。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居，况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因大傅之請，遂以王禮揚言成濟之逆，夷其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

君臣之義
根於人心

石瓊曰：魏主髦被弒，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殺為姦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初不以尊卑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尊，濟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將之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冊，以示為人臣者，不為權奸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一人智力為之哉。

卻正澹然
自守
吳使薛翽
來聘
薛翽論漢
政得失

綱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往來。秘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二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吳使薛翽來聘，及還，呈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

綱目監用
漢後帝
卷之七
十八

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母子相樂突决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洮陽縣名今廣西桂林府不克初維將

化曰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何以自存維伐

魏即艾拒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蜀宇親善欲廢維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

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

管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詞而出帝救皓詣維陳謝維由

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

種麥宿中不敢歸成都

發明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廖化董皆為

之隱憂然綱目書之初無貶辭何也用兵以討讐賊固非貪忿私

怨之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

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美無一日而可忘矣

吳主休喜讀書欲與韋昭等講論張布以昭等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固

諫止之休曰孤與昭等講習舊章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竊慮耳如

今之事孤已備知之不須昭等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

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竟止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諱郡○**魏康**文辭壯麗好言是莊而尚奇

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琊王戎諸人劉伶特

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

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决賭既而飲酒二斗

舉觥一號吐血數升致瘠骨立致瘠也瘠瘦也瘦而至居喪飲酒無異平

日劉伶嗜酒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鋪隨之荷負也鋪側曰死便埋

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

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箕踞放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其形如箕也鍛

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

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

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教昭遂殺之康

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不戰必自焚
魏即艾拒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蜀宇親善欲廢維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管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詞而出帝救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宿中不敢歸成都

發明
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廖化董皆為之隱憂然綱目書之初無貶辭何也用兵以討讐賊固非貪忿私怨之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美無一日而可忘矣

竹林七賢
圖碁决賭

乘車尚鉞

士大夫皆以為賢

嵇康不禮

鍾會

聞所聞見

所見

湯武

嵇康才多識寡

識寡

濤

濤

濤

圖竹林七賢人品優劣可知

丁南湖曰史譏七賢之放達至於輕蔑禮法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此特謂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若乃地非竹林時非會飲則其執法而慎世事者不少也嘗觀山濤竭事母之孝晉書濤以母老辭職表疏數士成墳手禮居榮貴貞節後約阮籍辭曹爽之召籍嘗召植松栢守廉官之節魏晉武之婚文帝初欲為武置妻籍如絕選部之舉康性服皆名教之所係不可繁以醉客忽之也阮咸向秀劉伶雖無足錄而當魏晉篡亂之日皆託飲以自全不失為智士獨怪王戎之好利而顧亦稱放達焉謬矣哉

朝臣多以鍾會勸伐滅虢取虞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最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今維維於蜀中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

也帝中即今成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龍漢中以劉禪之閣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

姜維請防未然

中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縣名屬關口及陰平縣名今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

黃皓寢倫寇之謀

是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群臣莫知

唐荆川曰

蜀漢立國雖有劔閣天險而陰平小徑乃空虛無人之地也

立故丞相亮甫於沔陽

癸未災興元年魏景元四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

綱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劔閣

入寇遣鄧艾鍾會統十餘萬眾趣漢中會過幽州刺史王戎問計戎曰

九國監南 漢後方十三卷

道家為而不恃
劉晏失而不答
傳金死節

吳人為素
不力
疏以虛舉

蜀山通道
鑿木緣崖

子死節
父子資質
家法有自
孔明有子
有孫

父子君臣
同死社稷

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

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魏軍發洛陽會使

胡列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格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長驅謂無禦之

維聞會諸軍已寇漢中引兵與廖化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經十月吳人來援○漢遣使告急於吳吳使大將丁奉向壽春丁封孫

異向沔中救漢○發明○書人微者也善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有倒懸之急吳

乃僅命丁奉輩向壽春沔中而止是果何益於事哉

雖然吳人為義不力行亦自及流於虛舉可勝惜哉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袁了凡曰○元嗣宗勸晉王進相國受九錫一踐深可毋作禁人之升堂

倫止以伊周呂尚之事末又言大魏之德尤於唐虞明公之勳尤於桓

文而勸以臨滄洲謝文伯登箕山揖許由固不必勤勤於小讓則其意

指所取亦不

綱衛將軍諸葛瞻及郤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魏書

列營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鄧艾上言漢兵摧折宜遂柔之乃自

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

以擅自暴摧轉而下○推通○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謂若貫魚之

至江油○今龍州有江油縣○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

子尚曰父子尚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昌陳而

死

徐氏曰○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

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

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

彼為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

綱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謀死之漢亡○鑑漢人不意魏兵卒

至不為城守調度○調度賦調○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進山野不可禁

制譙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

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尚降平帝不聽

綱鑑

漢後帝

四十一

後乃研石

北地王謀

有烈丈夫

徐子章羽

見思於春

劉惔愧父

惔子

顛沛不忘

德兼

謀於昭烈之廟昭烈廟在四川成都府城南二里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面縛縛手於背率群臣詣軍門降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姜維得帝敕命亦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權還其印綬節蓋

胡致堂曰

北地王謀之言是也

有烈丈夫死於宗廟正也

服為臣虜是徐子章

所以見惡於春秋者

何所以貪生失理也

其君哉

尹起莘曰

覆偷生而免死

使漢之君臣能竭死守未必遽爾滅

王謙而已是時

帝禪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

周章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

諫雖已死其言至今

稟稟猶有生氣禪之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

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

傳葛書爵謙書皇子及其子尚皆書死之

所以深褒亟子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

歷年圖曰

昭烈因敗為功

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

劉璋味弱悔而無

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右後漢昭烈及後帝禪共四十三年

右漢二十六帝合四百六十九年

張悌論司

馬懿

吳人笑張

悌之言

兵有先聲

而後實

鄧艾欲因

平蜀以乘

吳

俞文書雷

酒報

鍾會名圖

鄧艾

鍾會名圖

鄧艾

魏之攻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暇今又勞力遠征敗亡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敷承之刑繁後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其根本固矣今蜀閣官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宜留隴右及蜀兵資鹽興治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

九周益南

漢後帝二十三年

四二

魏以檻車徵

甲申

魏咸熙元年○吳元

正月魏詔以檻車徵父起京師會所憚唯父

姜維欲會
蓋殺北來
諸將

父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丁丑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發司馬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立故漢帝會眾兵作亂格斬姜維爭先殺會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

肅雍拜謝
杜尚

○國初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違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權謂曰可以報

惟仁怒
軍旅之間
鍾會
辛憲英料

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伯玉衛雅其不免乎既無德音又

惟仁怒
軍旅之間
鍾會
辛憲英料

謂其夫之從子年福曰會任事縱恣非待久處下之道吾異其有志也會請其子琇為泰軍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尹起莘曰

夫特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隴蜀

之功
鍾會
辛憲英料

使義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之祀鐘

王公相去
一階
君子愛
以禮
王祥獨長

綱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荀顗共詣晉

王公相去
一階
君子愛
以禮
王祥獨長

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

見顧之重
今日知君
知恥

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

見顧之重
今日知君
知恥

禮我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見顧之重
今日知君
知恥

也發明此何不書昭自進爵為王昭躬行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人得而

見顧之重
今日知君
知恥

綱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國禮舉家遷洛陽秘書郎卻正從行正相

綱

綱

綱

綱

綱

恨知卻正之晚

諸葛亮不能輔之久

何乃似卻正語

中撫軍有趙世之才

導宜適舉動無闕禪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魏吳主休殂其途皓即皇帝位

綱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

初昭娶王庸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嗣馬後攸雅孝友多材藝清和

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昭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晉

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趙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

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書法

魏成熙二年○晉世子司馬炎泰始元年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

炎嗣為相國晉王○冬吳王徙都武昌

綱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王為陳留王○魏主禪位於晉出舍金

塘城在河南郡洛陽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

太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考預謀忠慎雖極尊寵常有憂色臨終

遺令曰有魏負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身行道始終如一學與兄明等號為八達亮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

方正學曰者獨慙若不忍居者身死與其謀于願為魏之士而身為王公可謂

尊貴矣獨慙若不忍居者身死與其謀于願為魏之士而身為王公可謂

手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魏之士可也魏亡而不仕

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學當廢殺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

能如學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

也然則學焉可少而斯道焉可忽哉立朝則其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

歷年圖曰漢室不綱羣雄乘機乘輿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

名義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

司馬孚魏之純臣

名義足以結民心

歷年圖曰

四十四

明畧過絕於人驅策賢豪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緩
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彌留之際為奸臣牽牽嗣子幼弱寄托非人
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之
曹爽驕蕩黨友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之

右魏自曹丕至是凡五世四十六年而亡

鑑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

者以青繩所以牽牛 詔以青麻代之

丁南湖曰

絕滅於此兩代久矣晉主乃欲矯魏之奢刻而顧以一青麻牛紉為之是
猶以寸燭布太陽以杯水
疑滄海多見其不知德矣

鑑晉初置諫官以傳玄皇甫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頽敝上疏曰臣聞之

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網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

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迫虛

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

丁南湖曰

尹起莘云綱目自靈帝之篇書殺諫議劉陶及是入十餘年
多端既論士風又有尊儒尚學貴農賤商與水旱便直等疏其剛直之
氣經濟之才至使貴近攝伏臺閣生風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詔答速
篇亦有轉圜從諫之義大抵一

綱丙戌晉秦始二年八月晉主謁崇陵○晉主欲行三年之喪除服然

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

中軍將軍羊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

義今天子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

以日易日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

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

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之禮苴麻之有以為沈

同痛况食稻衣錦乎朕奉諸生家言我本儒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

羊祜傳玄
論終喪何
如

青麻代青
絲
問史稱晉
武帝仁儉
何如

晉初置諫
官
傳玄論士
風
天下無復
清議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試者孔子
答辛我之
言

禮經百世
不易

漢文師必
不學

賢武不世
將順其美

武昌王者
之都

足明民心
與天意

天悅民附
而國安

於所天臣所天者君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蔬素終

三年書法此嘉孝思也

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

袁了凡曰臣諂諛莫肯整正至於習武獨固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十二月吳還都建業鑑初吳主從步闓之請遷都武昌揚州之民沂

流供給甚苦之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危險瘠确反非王者之都且童

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

民心與天意矣吳王乃還都建業按綱目凱又曰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

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憂容之

綱丁亥晉泰始三年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綱自有司奏東宮施政二傳

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其令太子申拜禮

綱晉殺故立進令劉友縣立進時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令劉友

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

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載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邪

之司直矣其申救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晉武赦山濤而熹其於刑賞兩失

綱晉徵捷為李密不至目晉主徵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陳情

表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

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按李密陳情表有云臣無祖母無

年九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四有祖母劉氏

袁了凡曰始予讀陳情表備焉獨嫌其少事偽朝之語為遜言之過耳

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在刑賞

赦山濤而李熹

晉武刑賞而失

不至李密顧影

無儔李密上疏

了凡綱鑑補

國泰治世

四十一

晉禁星氣
識緯之學

取舍
杜預論考

疑耳目而
信簡書

魏氏京房
遺意

大保不在
能言之流

掩言
太保以德

及讀晉孝如傳迺知... 太守賜錢東堂奉詔... 免宜卒于家然則密... 之惛也躁兢廼如此

綱 九月晉禁星氣識緯之學

書法 星氣識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讖之習盛至是禁之晉武可謂知所取舍矣書予之也

鑑 戊子 晉泰始四年 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 漢元帝時京房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歲第優劣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事竟不行

綱 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目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正始

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問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哀了凡曰 王祥魏之太傅爵為侯當晉之篡乃醜面以取其主崩角以

於家忠於國不知道以何物 為孝忠也其凶取殆尤甚矣

綱 已丑 晉泰始五年 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鑑 晉主有滅吳之

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

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

都督閣內置鈴 架以謹防不虞 侍衛不過十數人

綱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目 濟陰太守文喜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

敘用以慰巴蜀之心願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

子瞻臨難殞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傳僉父子死於其主息著募沒

入奚官宜為庶人 息子姓也著募疑是二息 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

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 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

諸葛瞻臨 難死義 程瓊雅有 德業

羊祜得江 漢之心

羊祜輕裘 緩帶

晉錄川漢 臣子孫

羊祜得江 漢之心

羊祜輕裘 緩帶

晉錄川漢 臣子孫

羊祜得江 漢之心

羊祜輕裘 緩帶

晉錄川漢 臣子孫

廣休可謂
不黨一
此吾所以
善夫人
吾於是能
勸善

陸凱竭心
公家

社稷良輔

陸抗論時
政

六國所以
并下秦
陸抗撫枕
忘食

事君犯而
勿欺
陸抗陳時
宜十七條

黃旗紫蓋
見東南
遇敵便當
倒戈

五可五不
可

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晉時之望故不以工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文正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書法故漢名臣何為傳之書也錄其子孫

袁了凡曰國亡矣而自以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陶潛也異哉諸葛京以忠信臣之子功臣之孫獨

改而而事仇人呼不忝前烈乎

綱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

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

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

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功直徙其家建安

綱庚寅晉泰始六年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今巴東郡○鑑抗以吳

王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

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

之援內非西楚之彊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

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

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綱辛卯晉泰始七年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華里在建業西○鑑吳人刁

玄詐增識文去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

舉兵出華里行遇大雪兵士凍寒死死皆曰若遇敵使當倒戈吳主聞之

乃還

綱十一月晉安樂公劉禪薨謚曰思書法是漢亡八年矣

綱壬辰晉泰始八年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目晉主初欲為太子娶

衛瓘女賈克妻郭槐賂揚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

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

黑后固請又荀勗等皆稱賈女美晉主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始

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書法本且又逆賊之女也

說言惟患不聞

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

羊祜陰謀伐吳

綱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目晉主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辯不已徽請罪之晉主曰忠謹之言唯患不聞徽職妄奏可免其官

書法

特書以罪免所以示面諛者之戒也

綱晉以王濬為益州刺史○鑑初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嘗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宜藉上流之勢

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艦戰舟也四方設板時作柳蔽江而下柳音柳削吳建平太守建平縣名今為歸州屬湖北荆州府吳彥取流柳

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

斷江路

羊祜為襄陽守知吳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功於策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滿朝而賈克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待而不敢肆雖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志也祜不慮此

羊祜不若范文子

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綱秋七月晉以賈克為司空

鑑八月吳主徵西陵都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召自懼有讒據城降晉

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吳陸抗討之晉主遣羊祜救之不克抗遂拔西

陵誅闡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張去聲心使術士尚廣筮

取天下對曰古庚子歲青蓋晉書安車未班輪青蓋車皇子當入洛陽蓋

入洛者街壁之事降者手縛于後吳主喜不修德青蓋車皇子當入洛陽蓋專為兼併之計

丁南湖曰抗之誅夷步闡兩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未

者其可不為心慘酷為戒哉以仁恕為心慘酷為戒哉

鑑晉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

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

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

羊祜德信懷吳進譎計者飲以醇酒

羊祜德信懷吳進譎計者飲以醇酒

四十一

對境使命
常通

豈有配人
羊叔子

豈有配人
羊叔子

人臣無私
交

師保境土
之正法

元凱以其
功

叔子以其
仁

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

於是吳邊境人皆悅服粘與陸抗對境使命

常通抗遺粘酒粘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粘粘以成藥與之

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配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畧而已無求細利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捍外患與凡

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大將

師保境土之正法也即以為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大將

萬人舟師數千里戰勝攻克非吳人感粘懷之思而自服也故

以羊叔子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乎於下而茂其

而不謀利法固如是子借使羊叔子當日以此得吳之城壁

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美則所得者大矣仁人蓋亦未可知

士評羊叔子愛寬厚持仁之一事耳原粘之心誠非為私况以

為道夫慈愛寬厚持仁之一事耳原粘之心誠非為私况以

公為及矐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

王耶故君子於粘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世臣子無外交之

也○按春秋宋華元告楚司馬子反曰易子而食之折骨而炊

曰噫甚矣德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帥而歸經書

及楚人乎○宋歐陽修自歸六一居士○杜預字元凱

宋潛溪曰

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康子饋藥孔子不飲嘗羊叔與

非謹疾之道矣不貪功不掩藥則得矣若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

鑑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祜論事

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行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字方當以盛名

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從弟

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鑑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目賈克與朝士宴庾純醉與克

爭言克曰父老不歸養鄉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公即府衛出討

詔純仍前職發明以違養責庾純宜其取高貴鄉公之問也

目吳主遊華里中書令賀邵諫曰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卒以驅麋鹿

老弱飢凍大小怨嘆今禁轉苛賦調益繁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

高貴鄉公何在

王衍拂衣
去

夷甫盛名
處大位

羊公無德

高貴鄉公
何在

王衍拂衣
去

夷甫盛名
處大位

羊公無德

之蓄而何定坐食萬有餘北敵注曰伺國盛衰長江之險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吳王深恨之

綱癸巳晉泰始九年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目**初議郎段灼疏艾之寬

晉主善其言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

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寬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

如馮唐之言乎漢文帝曰吾獨不得頗牧為將馮唐晉主笑曰卿言起我

意乃以朗為郎中

目吳人多言祥瑞吳主問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

綱甲午晉泰始十年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鑑**濤典選吏部月十餘年

甄又察也甄別也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啓事

鑑晉以嵇紹為秘書丞紹嵇康之子○**目**初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

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

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司馬昭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

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儀子裒

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且夕攀

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出詩未嘗不三

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廢不讀也遂不仕而終

司馬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取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

袁了凡曰余觀王偉元傳蓋以方孔門原柴焉為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而行不經不實而哀當京洛盜起守壘而不由乎以其為東西南北之人

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墳隴而弗去乎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

又曰未仕乃過於學為司馬昭軍師殺之無辜不當仕晉明矣蔣陰之忠

魏猶在而儀豈晉臣耶非罪子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何如曰世

朝非也他篇有問父非罪子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何如曰世

門人為廢蓼莪不敢廢至公也

天地四時有消息東關責在元帥三徵七辟不就

西陵建平國之藩表

陸抗諸守

西陵國之西門

三害不除何樂之有

周處砥節

范榮足不履地

數漸遠終亦新輕亦謂此定論也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鑑**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

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與奔同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

縣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郵嘗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

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

為屬屬音竹屬託也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于世

目周魴之子處督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

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

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者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

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且又禁

網晉邵陵公曹芳卒芳廢二十一年而卒○**目**初司馬氏廢其君芳范文榮遂不仕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

綱丙申晉咸寧二年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鑑**祜請代吳曰夫期

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

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

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議者多有不同賈

克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

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

綱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

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遜避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例之外歷事

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

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皆所不取也

羊祜上疏

請代吳

功業必因人而成

賈荀馮尤以為不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更事者限於後時

晉書卷之三

五十二

羊祜面陳
伐吳之計

鑑戊戌晉咸寧四年夏六月晉羊祜入朝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

成吾志者
子也

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

平吳後當
勞聖慮

若皓不幸而歿吳人更立令主更平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

付授願當
擇其人

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

蘇頌濱曰

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

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亡則晉之君臣勳指不懈是吳不滅而

秋晉大水螟○曰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

杜預三五

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漑令饑者得

杜武庫

明年之益也典收種生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

杜預巧論

也愚按預之在晉左傳辭可以觀學論考課可以觀能回水利可以觀才

陳達實器

不穿禮制勝莫及可以觀畧喪不忘危勤講武嚴戍守可以觀慮謂之杜

欲言而止

綱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目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

者三

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乃魏文帝所

衛瓘陽醉

精巧其瓘陽與伴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主曰公所言何耶瓘

此座可惟

曰公真大醉耶瓘以此不復有言帝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氏大

公真大醉

遂使楚王璋語妃曰衛瓘等九人同被害

於此不復有言

丁南湖曰

大臣不可... 君不見幾而作甚哉... 衛權之惜於此也... 權以

其族此蓋... 則或遠遁... 為賈妃所怨... 而權即黜焉... 權之危如朝露... 矣若知其不可... 復相於惠竟滅

晉王焚雉頭表

十一月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表... 織為表

晉主焚之於殿前

救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羊祜奉杜預自代

軍事祜卒晉主哭之甚哀... 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

峴山遺塚

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 峴山在襄陽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

公德冠四海

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 因謂之墮淚碑

宇宙便有此山

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 皆湮滅無聞... 湛對曰公德冠四海

丁南湖曰

蓋以奇術用兵也... 是皆先哲論之當矣... 又有論其子兵而致

武帝不信也

然自祜之太過人者... 觀之晉傳曰祜時有善相... 墓者言祜但

墓有帝王氣

若鑿之則無後祜... 遠鑿之相者見曰... 猶出折臂三公而祜

袁了凡曰

當魏晉之世... 志於身全道... 功隆識不足而量不著... 君臣之義

也方其拒曹爽

之辟不灼於利害... 數哉及給事高貴... 卿公而納忠司

馬氏徵王經

矣原繁中立樂... 保素王延之持... 子意者司馬氏也... 何曾

少帝侍臣而與荀勗

相為司馬昭從... 事意以能富貴... 我者司馬氏也... 何曾

自魏司徒求為晉宰相

沈瑋秀處奸... 蓄禍於國... 命勳事晉武封侯... 帝固

可與忠告者而甘與王

圖之萬方... 僅迺密啓... 留之夫祜知吳

出鎮關中蓋任愷庚純

圖之萬方... 僅迺密啓... 留之夫祜知吳

平之後方慶清醇若馮

道惟致身之義... 節未明故於... 逆順去留邪正... 趨舍

多有可議也

晉清泉侯傳玄卒... 清泉縣名... 玄性峭急為司隸... 每有奏劾或值日墓捧

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

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 臺閣生風... 蓋曰剛

綱已亥

晉咸寧五年正月... 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 淵豹之子也

元海初漢高以宗女為公主

幼而雋異博習經史... 嘗謂同門生曰吾常

耻隨陸賈何無武絳灌

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 絳灌遇

傳玄疎隔

待且臺閣生風

丁南湖曰

大臣不可... 君不見幾而作甚哉... 衛權之惜於此也... 權以

丁南湖曰

大臣不可... 君不見幾而作甚哉... 衛權之惜於此也... 權以

丁南湖曰

大臣不可... 君不見幾而作甚哉... 衛權之惜於此也... 權以

丁南湖曰

大臣不可... 君不見幾而作甚哉... 衛權之惜於此也... 權以

劉淵文武長才
孔揚預沮

涼州之患
方更深
齊王誥除
劉淵

先王謹華
夷之辨
先王嚴內
外之防
齊王攸先
兇甚明

文帝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善射膂力過人為侍子在洛陽王渾重之屢薦於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揚琬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雖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喜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時樹機能陷晉涼州可指曰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齊王攸亦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并州今為太原府屬山西道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後為五胡亂華之首發明先王別異封域置夷狄於要荒之外其有慕義來王者亦以國門外處之所以謹華夏之辨嚴內外之防自曹操分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漸繁曹氏繼之莫知所革在廷之臣方且交譽劉淵之才惟齊王攸之言先見甚明然亦未為得正使一淵雖死一淵復生將何如毋亦遣之出塞嚴為限隔之防可也觀綱目所書五胡之亂自此兆矣

綱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鑑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

三者一乖則難圖

凡事當以利害相校

此舉之利十有八九

外寧必有內憂
問羊祜山濤皆晉良臣也祜欲伐吳濤欲憂者何不執吳勿伐以為外患豈非計之愈乎

果孰優與

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曰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晉主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碁局斂手曰陛下神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算也計乎按左傳晉侯伐鄭楚子救鄭晉范文子不欲戰曰濤引此言能平吳則外安寧矣內必安肆而有可十一月遣王佃又反王渾杜預王濬唐彬等分道伐吳東西凡二十餘萬

夏寅曰

孟子云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山濤準正以晉武中才之見唯聖人內外無患也自非聖人則外寧必有內憂可謂明矣然晉是時諸葛顧駿宰執朋邪衛瓘有此座可惜之言何曾

王祐山壽皆晉良臣

山壽准文子之見唯聖人能內外無患

晉詔議者員吏不如省事

有及身而巳後嗣其心慮則帝之創業垂統貽謀燕翼者皆不足以維持久長又不然豈可限存亡也使晉武果有帝王之度弘濟天下則吳民有倒懸之厄豈可限

胡致堂曰羊祐山壽皆晉之良臣也祐必欲代吳壽曰不如積吳以為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則內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

一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為晉速慮者姑治內可也但吳驕奢戾虐叢爾之常理也

袁了凡曰晉書稱唐彬有經國大而不拘行檢然嘗自叙於晉文曰

惡帝且顧四坐曰名不虛附也蓋許之矣始朝議以益州東吳冠監軍位缺欲用揚宗及彬文帝以彬多材欲而宗好酒晉武竟用兵異時

綱晉詔議省員吏○目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

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治心若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

劇易不可一槩施之

清心必自寡慾始

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微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簡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

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也

湛甘泉曰荀勗之省官省事其說是矣而清心之說曷其然耶必如董

若蕭曹清靜豈古人言清心乎清心必自寡慾始

了凡袁先生大方網鑑補十三卷終

